

通志堂經解





禮記集說卷第十八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壯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
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
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
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
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
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鄭氏曰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惠
子廢適立庶子游爲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爲
衰也文子辭曰辱與弟游謝其存時也敢辭止之服也文
子以子游習禮見子游曰禮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子
游趨就臣位深譏之也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
曰辱臨其喪止之在臣位也子游再不從命文子方覺所

譏親扶適子虎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就客位所譏行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得行之事詩云麻衣如雪又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也案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據牡麻經爲重也弔服弁經大如緦之經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也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嚮故鄭註謂在賓後也長樂陳氏曰司寇惠子之喪其廢適也無異公儀仲子之立庶子游之於司寇惠子相友也無異檀弓之於公儀仲子檀弓之譏仲子服免而已趨而就門右而已子游之譏惠子服不免而麻衰牡麻經趨不就門而就諸臣之位

又檀弓之譏則見於言子游之譏至於無言者蓋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追而正之故服止於免趨止於景伯而示之以言姑以正法而已子游以惠子之兄弟有文子者可以追而正之故重爲之服卑爲之趨示之以無言使之自訟而改焉旣而文子果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事異則禮異哉然子游之知禮未必不始于檀弓故仲子之事子游惑而檀弓行之此檀弓所以爲賢歟

嚴陵方氏曰牡麻即雄麻所謂泉也

山陰陸氏曰交游而以朋友服之故文子辭家語曰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弔服錫衰詩曰麻衣如雪說者以爲麻衣深衣也深衣朝服十五升布然則所謂麻衰可知也已麻衰以朝服十五升而爲之錫衰總麻抽其半然則錫衰加麻師之服也麻衰加麻朋友之服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鄭氏曰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中謂中禮之變

孔氏曰此一節論居喪得中禮之變越人謂遠國之人深衣是既祥之麻衣即間傳麻衣也但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謂未祥之練冠若祥祭則縞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若曾來弔祥後爲喪事更來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云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始

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子爲之蓋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以其舉動也中當于禮之變節也

唐陸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長樂陳氏曰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于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文子於其非喪非無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曰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者猶射之有中中也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以爲善中乎亡於禮者之禮則善矣

山陰陸氏曰深衣練冠視長衣練冠稍變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鄭氏曰經所以表哀戚掘中雷毀竈毀宗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雷葬不毀宗躐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學於孔子行之微設禮也孔氏曰此一節論殷周禮異之事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謚凡此皆周道也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者彼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又殷以上生號仍爲死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中雷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水入坎中也毀竈綴足者一則示死無復飲食二則恐死人冷彊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甕連綴其足令直可著屨也

毀宗毀廟也殷人殯于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于大門所以然者以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今柩行如生時之出故云躐行周人浴不掘中雷浴用水盆沐用瓦盤見喪大記周人綴足用燕几故不毀竈周人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故不毀宗賈氏曰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呼伯仲之時兼二十爲字而言若孔子生于周代從周禮呼尼父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是也若二十以後死雖未滿五十即呼伯仲如慶父乃莊公之弟桓六年莊公生閔二年慶父死時未五十號曰共仲是死時雖未五十得呼仲叔季也

儀禮疏

新安朱氏曰孔疏與賈疏不同疑孔疏是 又曰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到得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今看儀禮疏中却云旣冠之時即是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也到五十方始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却取禮記看見其疏中正如前說蓋當時疏是兩人做孔穎達賈公彥故不相照管 語錄

石林葉氏曰子生三月而父名之非特父名之人亦名之也至冠則成人矣非特人不得名父亦不名焉故加之字而不名所以尊名也五十爲大夫則益尊矣有位於朝非特人不字父與君亦不字焉故但曰伯仲而不字所以尊字也禮固自有次第或言士冠禮旣冠而字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則固已稱伯仲何待於五十疑檀弓之誤

此不然始冠而字者伯仲皆在上此但以其序次之所以爲字者在下某甫也如伯牛仲弓叔肸季友之類是也至于五十爲大夫尊其爲某甫者則去之故但言伯仲而冠之以氏伯仲皆在下如召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是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也去其爲某甫者而言伯仲耳孔子諸弟子相字未有以伯仲在下者蓋皆不爲大夫也然孔子雖爲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諱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爲重歟 又曰幼名冠字爲衆人言也五十以伯仲爲大夫言也又有稱甫與子則不知其何施或者謂爵有尊於大夫者則稱甫如仲山甫尹吉甫之類故孔子卒魯哀公諱不稱仲尼而稱尼父而孟子稱孔子皆謂之仲尼而不曰尼父然旣尊字以伯仲矣不應復以字見又有稱家父孔

父者則不斥其字矣然冠禮字辭已稱伯某甫叔仲季惟其所當則甫固不以尊見也至於子則孔子諸弟子如子游子夏之類皆以通稱則不繫其爵意子與甫皆字與伯仲同爵非大夫而有德者則但稱子如孔子孟子之類而爵高於大夫則但稱父如家父孔父之類故孔子弟子惟曾參有若不兼字但曰曾子有子以孔子死二人皆嘗爲師尊之也

嚴陵方氏曰經之所用男子重首婦人重腰皆用其所重非徒爲虛名而已故曰經也者實也古者復穴而居開其上以取明而雨溜焉故後世因以名其室毀竈者取甃以綴於足而欲尸之溫也夫中雷則生時於之以居處浴必掘中雷以示不復居處於此故也竈則生時於之以烹飪綴足必毀竈以示不復烹飪於此故也宗則生時於之以

祭享躐行必毀宗以示不復祭享於此故也凡此皆殷所常行殷尚質故禮之所由本周尚文故禮之所由備生以文爲尚故名字之制學禮者行乎周道焉死以質爲尚故喪葬之制學禮者行乎殷道焉

山陰陸氏曰內則曰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五十以伯仲宜爲大夫矣故此以大夫之法記之大夫死謚周道也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旣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鄭氏曰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也何以哉言無其財也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妾賤取之曰買子柳不從忠恕也賻布謂古者以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

子柳言君子不家于喪惡因死者以爲利也班諸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黨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粥人之母及因死爲利之事古謂錢爲泉布者言其流通有如水泉

嚴陵方氏曰無財不可以爲悅豈宜粥人之母以葬其親乎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乎此子柳所以不從子碩之請也不家於喪則恥因喪之利而起家故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鄭氏曰利己忘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

長樂陳氏曰主危臣辱主辱臣死故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社稷存則與存社稷亡則與亡故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思其敗之死則無輕軍師思其危之亡則無輕邦邑先

王懼夫爲人臣者不知出此故爲禮以戒之凡使引馬咎殫忠致命而已

嚴陵方氏曰軍師以勝爲功耳然或敗焉則是無決勝之策故也爲之謀者處其身可以偷生乎邦邑以安爲本耳然或危焉則是無計安之術故也爲之謀者居其位可以苟存乎軍師旣敗則難以復勝故死其身焉邦邑雖危猶可以復安故亡其位而已

廬陵胡氏曰敗則死之春秋傳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危則亡之微子念殷危亂欲遜亡于荒野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鄭氏曰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瑗伯玉名刺其欲害人良田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蘧伯玉仁者刺文子欲害人良田之事嚴陵方氏曰葬之爲禮蓋生者之所送終非死者之所豫擇擇之且不可又况徇己之樂而亡人之害乎苟惟樂己害人之事可爲則夫人而爲之矣此公叔文子樂瑕丘之葬而蘧伯玉有請前之譏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鄭氏曰孺子泣言聲無節哀則哀矣謂誠哀也難繼謂失禮中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譏弁人哀過之事聖人制禮使後人可傳可繼故制爲哭踊之節以中爲度爾豈可過甚使後人不可傳繼乎然雜記曾申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則與此違者曾子

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爲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禮制也

嚴陵方氏曰傳言由己以傳於後繼言使人有繼於前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又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此傳繼之辨歟夫弁人之喪母泣若孺子雖爲盡哀然失哭踊之節而難爲繼矣故孔子以是言之也

孫武叔之母死旣小斂舉者出戶出尸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鄭氏曰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孔子者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子游嗤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武叔失禮之事案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馮尸踊無筭括髮袒下云士舉男女奉尸俛于堂又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下云奉尸夷于

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今武叔于奉尸夷于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鄭云失哀節云冠素委貌者案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註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焉子游習禮見武叔失禮反謂之知禮蓋嗤之也

嚴陵方氏曰蓋小斂而後袒括髮則得其序矣出戶而後袒括髮則非其所也子游曰知禮所以甚言其不知禮也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鄭氏曰扶君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薨遷尸之人

唐陸氏曰師長也謂大僕也或無師字者非也前儒如字

卜人及醫師也

嚴陵方氏曰扶君舉尸固非二人之所能勝而二官各以下大夫二人爲之且有小臣上下之士非一故以師言之廣安游氏曰傳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春秋書人君不薨于路寢則爲死不以道故君之疾也以在寢在朝之正服位而從君者扶持之薨則外廷之人共治其喪疾則外廷之人共治其疾所以防微杜漸致謹於疾病之際以正其死道也然此非一日之故蓋古者之制婦官序於內而人君哀樂之事得其節僕人射人舉職於外而人君起居之節得其宜故九嬪世婦之屬掌以時御叙于王所宮中之治總以大宰參以六卿人君出入起居常從事於禮故疾病死喪內之人不得與焉此非承先王積習而當時禮教之隆有不能然者

金華應氏曰鄭氏改卜爲僕誠有據然王前巫後史而卜筮皆在左右則卜人師扶右乃其切近之職所當然似不必改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

鄭氏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失禮之事鄭知甥居外家而非之者以從母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若他人言之應云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也或人以爲旣同爨而食合有恩麻之親

橫渠張氏曰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曰同爨總上是甥自幼居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

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如何得此稱旣言從母與舅故知是甥爲二夫人者爲之服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爾鄭氏曰縱讀如總領之總總趨事貌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陵躡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騷騷謂大疾鼎鼎謂大舒猶猶疾舒之中

孔氏曰此一節論吉凶趨容之事凶事欲疾吉事欲舒故因上生下云喪事雖促遽亦當有常不得陵越喪禮之節吉事雖有止住之時然不當怠惰寬慢故喪事騷騷過爲急疾則如田野之人急切無禮吉事鼎鼎不自嚴敬則如小人形體寬慢君子之人於喪事得疾之中於吉事得舒

之中蓋行禮之時明閑法則志意猶猶然猶猶曉達之貌
山陰陸氏曰縱折二字皆讀如字喪事有縱無折故雖遽
不陵節吉事有折無縱故雖止不急

李氏曰喪事欲其縱縱爾故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吉
事欲其折折爾故詩曰好人提提匍匐言遽而不陵節提
提言止而不怠質勝文故騷騷文勝質故鼎鼎猶則質
不至於騷騷而文不至於鼎鼎荀子曰猶然而材劇志大
廬陵胡氏曰縱縱不脩飾貌有遽意提提爾雅詳貌有止
意

廣安游氏曰此指君子治心養氣閑於教訓之功也故喪
事不至於太亟而陵節吉事不至於太舒而怠惰君子處
吉凶之際以失禮爲懼故疾徐之節常得其中此其爲心
也敬爲氣也和而又閑於教訓故能如此鼎鼎謂其大

流入於倨慢而無敬畏之心耳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鄭氏曰喪具棺衣之屬恥具辟不懷也一二日可爲謂絞
衾衾冒

孔氏曰此一節論孝子備喪具之事左傳云卜葬先遠日
辟不懷也懷思也謂不思念其親今送死百物未即辦具
是辟不思親之事也喪具棺則預造衣亦漸制故王制云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衾冒死
而後制是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
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鄭氏曰或引或推重親遠別姑姊妹嫁大功夫爲妻期欲
其一心於厚之者

孔氏曰喪服是儀禮正經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已子服期兄弟之子當降服大功今乃服期蓋牽引進之同於已子也昆弟相為服期其妻應降服大功今乃無服是推使疏遠之也姑姊妹未嫁時為之厚出嫁後為之薄者蓋有夫壻受我之厚而重親之也

何氏平叔曰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故推使無服也

唐魏氏微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服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為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也

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濶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語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諭若世而遠之是為不可生而共居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豈非先覺者歟議請小功五月報制可議見通典

河南程氏曰嫂叔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

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鄭氏曰助哀戚也

嚴陵方氏曰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慮其至於廢事故雖喪者之側必食又慮其忘哀故未嘗飽焉是禮也雖聖人之行不過如此而已

廣安游氏曰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蓋能行古禮也孔子所謂異於人者無他古禮有是而夫子能行之耳所謂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及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皆記禮者之常事非聖人創爲之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

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鄭氏曰徒謂客之旅以爲不可發凶於人館故出哭於巷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館客使如其已有之事禮喪主西面今曾子北面弔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門東北面此謂同國之賓也今曾子既許其反哭於次舍之處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等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簋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鄭氏曰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不可爲者爲猶行也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滕珠當作沫沫醕

也不平不和謂無宮商之調無篳盧不縣之也橫曰篳直曰虞神明之者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孔氏曰此一節論生人於死者不可致死致生之事聖人爲教使人子不死於亡者不便謂無知不生於死者不便謂有知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器用並不精善也竹不成用謂竹器邊無滕緣也瓦不成味謂瓦器無光澤也木不成斲謂木器不雕飾也琴瑟張絃而不調平竽笙設備而不調和篳盧縣鍾磬格也亦有鍾磬而不用格縣掛之何氏^指曰言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如草木無知如此則不仁不可行於世也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於全生之物則不知而不可行也舍此二途不仁不知之間聖人之難言故制明器以神明之

廬陵胡氏曰致死之謂死其親若無知者致生之事之如生成猶完備

長樂陳氏曰不曰神明之器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故水曰明火曰明火以至明燹明燭明竈者皆神明之也蓋其有竹瓦木之所用琴瑟竽笙鍾磬之所樂者明之也所用非所用所樂非所樂神之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豈知此哉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

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鄭氏曰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于齊曰喪八其何稱有子以貧朽非人所欲故以曾子所答爲非君子之言也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靡侈也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于君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將之荆將應聘於楚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言汲及

於仕得祿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不欲速貧死不欲速朽之事有子唯問喪不問死曾子以喪死俱爲惡事貧朽又事類相似故遂言之夫子失魯司寇使子夏冉有先適楚是不欲速貧也案世家魯定公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又反于衛過曹適宋適鄭適陳又適衛不見用將適趙至河又反于衛復行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自陳遷于蔡被圍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封之子西諫而止是歲昭王卒孔子自楚反于衛時年六十三以此言之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有子但謂失司寇之後將往之荆爾崔氏曰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由中都宰爲司空爲司寇定公十年會于夾谷攝行相事此云司寇者案諸侯三卿司徒兼冢

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乃小司空司寇乃小司寇蓋魯有孟叔季三卿爲政又有臧氏爲司寇是以知之

橫渠張氏曰曾子旣言參也與子游聞之曾子却問於子游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旣言參也與子游聞之則因甚子游知之曾子却不知當改與子游聞之作於子游聞之乃通

嚴陵方氏曰肆其侈心而至於傷財曾不若速朽之爲愈也肆其利心而至於害義曾不若速貧之爲愈也孔子之言特爲二子而發耳有子乃能以中都與之荆之事驗之

可謂知意者矣先之則所以道之申之則所以重之

廣安游氏曰夫子羣弟子中於孔子之意容有不知者曾子之知孔子不如子游子路之知孔子不如子貢類而推之則羣弟子容有不知而皆爲篤道之君子然則君子果不在於多知也夫子教人蓋有以行與事示之而不諄諄然命之者亦使羣弟子即而觀焉而有所得而所得不專在於言語之間也宰我欲知上世之事而夫子以爲躁子路欲知死與鬼神之事而夫子拒之不答故羣弟子之賢者容有所不知而其所以爲賢不專在於知也若夫忠信孝弟與夫治心養氣之大要則羣弟子舉得之特有淺深之異而弑父與君則皆不爲此則羣弟子所同也後世揚子雲爲之說曰聖人於天下取一物不知斯言一出而天下之學者務求多知而不明大道之要去聖人益遠矣

廬陵胡氏曰按春秋傳定公十二年孔子爲司寇至哀公三年在陳十一年在衛是年自衛反魯則失司寇蓋在定公十二年以後但有在陳在衛事跡論語亦即云適衛厄陳蔡皆無之荆事豈禮之妄也或曰哀公六年楚昭失國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是時在荆也子適衛冉有僕故此云申之以冉有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鄭氏曰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安得哭之以大夫無外交也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

專盟會以交接不得不哭言哭有二道以權微勸之也哭之異姓明不當哭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鄰國臣之法

嚴陵方氏曰君弱臣強有至交政於中國者豈特束脩之問而已生旣畏之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亦畏之而不敢不爲之哭矣若魯人之哭陳莊子所謂畏而哭之者也然縣子謂哭諸異姓之廟者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異姓之廟必哭諸縣氏以其禮之所由起故耳則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郊特牲所謂爲人臣者無外交是也所謂束脩之問者以一束之脩爲通問之禮也猶莊子所謂苞苴竿牘歟廣安游氏曰縣子所言亦禮之變也所謂畏而哭之也春秋之時先王之禮顛倒錯亂甚矣魯悼公之喪孟敬子食

食此人臣而禮損於君者也穆公之於莊子此人君而加禮於臣者也雖然是二事者皆其情勢之當然也亦非當時君臣之所強而行也蓋古之行道者先以政正人之情因人之情以制所當行之禮苟惟不然政亂而時弊時弊而情佚情佚而禮變矣且禮之未變也其禮亦情勢之所當然禮之既變也亦其情勢之所當然也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今夫春秋書諸侯會而略其大夫禮之正也至趙盾卻缺士會范鞅之徒列乎會盟侵伐之中而春秋亦列之矣在夷狄曰荆曰於越曰赤狄曰白狄禮之正也而春秋之時先荆而後楚吳楚秦越先無大夫而後有大夫其禮有加於禮之正春秋亦從而加焉諸侯非元侯不得有師禮之正也而春秋之時國無大小其相侵伐皆以師行春秋亦從而稱之此皆時勢之當然聖人變文以從之也然

聖人非從之也亦以著天子之失道中國之失政使後人之觀者即是有考焉聖人固將溯其流而復其源後世則循其流而下也

馬氏曰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以有畏而哭之能無爲乎古之人引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縣子語君非志於仁者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鄭氏曰仲憲孔子弟子原憲示民無知所謂致死之有知所謂致生之兼用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連言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蓋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

器或用人器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可致意於死人爲死爲生之事重稱不然蓋深鄙之又自更說其義謂夏以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非爲無知也殷言鬼雖與人異亦應恭敬故用祭器貯食送之非爲有知也周兼用之非爲疑可知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古謂夏時也若示無知則是死之義橫渠張氏曰明器而兼用祭器周之末禮也周禮唯言嚴陵方氏曰明器祭器三代之所兼用蓋處以死生之間而已豈特周而然哉而原憲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矣宜乎曾子不然其說也然曾子之言止及於夏而不及於殷者以死其親尤君子之所不忍故也

石梁上氏曰三代送葬之具質文相異故所用不同其意

不在於無知有知及示民疑也仲憲之言皆非故曾子非之末獨譏其說夏后明器者蓋舉其失之甚者也

李氏曰明有象幽無形以有象之器事無形之鬼故曰明器以其對於祭器故亦曰凶器以人道而事鬼神故曰祭器以其對於凶器故亦曰生器生器則文而不功明器則見而不用有生器具之以適墓象死道也有明器具之而不用明不復用也由死道以思其生由不用以念其死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鄭氏曰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

孔氏曰此一節論爲同母異父昆弟死者著服得失之事爲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乎疑辭也同父同母旣服期今但同母則宜降一等而服大功也不云自狄儀始者魯人先已行之

橫渠張氏曰同母異父之昆弟狄儀服之齊衰是與親兄弟之服同如此則無分別無分別禽獸之道也是知母而不知父或以爲大功者亦似太過以小功服之可也問此而答云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又安有此事

嚴陵方氏曰禮異父亦謂之繼父繼父同居則服期焉服其父以期則其子相爲服以大功乃其稱也而子夏遂以魯人之事告狄儀使之行齊衰不亦甚乎

廣安游氏曰後世所承傳之禮有出於三代之未沿禮之失而爲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今之禮家喪服齊衰

杖期以爲出母服此後世之爲也孔氏之先君子喪出母惟孔子行之而非以爲法也此所謂非禮之正也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爲之大功魯人爲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尊知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在則爲母服齊衰一年出母則不爲服此禮之正後世不明乎父母之辨不別乎同姓異姓之親旣爲出母制爲服限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當爲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及至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而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矣夫禮者以情義言之情義者要有所限止不可徧給也母統于父則不得不厭降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婦卑天尊而

地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爲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爲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而失之之原其來寔遠而不可復後世不由其原考之禮節之失未見其能正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鄭氏曰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有禮無財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禮有財無時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子思謂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祿之屬不踰主人

孔氏曰此一節論爲出母之喪行禮之事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則親母

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鄭謂贈祿不踰主人也 譙氏曰父卒母嫁非父所絕適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爲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

嚴陵方氏曰無其財則物不足以行禮無其時則勢不可以行禮禮有常時有變財有限三者不備君子所不行也孟子所言不得不可以爲悅者時與禮也無財不可以爲悅者即此所謂財也

馬氏曰子思之於出妻則不使子上致其喪門人問之乃以爲道汚則從而汚於嫁母哭之失禮柳若戒之乃以爲吾何慎哉蓋子思之賢其文過猶若此也世無聖人而有賢者爲聖人之後則禮義所自出故四方所以觀其禮有其禮矣而無其財行之則非義有其財無其時而行之則

非命苟知此矣而又能慎之亦不失為君子

廬陵胡氏曰古者嫁母齊衰期今律亦然子思習於禮未嘗不慎曰吾何慎哉言其慎久矣

廣安游氏曰為嫁母服此後世之禮非先王之正也子思之意以為雖有齊衰期之禮然財不足以備禮則行之必有所不備弗行者弗能備行也若有其禮有其財可以行矣而非道隆之時亦弗可以備行也以此觀之子思於嫁母之服蓋有行之而不備者矣古之君子嚴於父母男女之別以為禽犢懷母不懷父君子惡之故父在為母期以厭降於父母出嫁而其禮之行有所不備以為母絕於父其尊統於父所以致謹於父之親也若厚於嫁母而於父不親此禽犢之道謹於禮者之所畏也然後世之君子行不如子思道又不如子思未必能親其父而先絕其母此

又君子所難言也故曰與其過乎薄寧過乎厚去古既遠行禮者當以是為心

縣子瑱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鄭氏曰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為伯名文

孔氏曰此一節論古者著服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之事瑣縣子名據所聞而言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己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著齊衰之服者孟虎乃滕伯之叔父而滕伯又孟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為叔

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庾氏曰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言遠也

馬氏曰唐虞夏殷之時其禮猶質故天子諸侯以少長相及不降上下至周則文致其詳矣立子以嫡不以長故使嚴於貴貴之際一爲之君則諸父昆弟皆不得以其戚戚之若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猶降而爲大功也而況爲天子諸侯之君滕伯文乃二孟之叔父也於其兄弟之子猶且不降則爲諸父及昆弟可知矣臨川王氏曰親親之敝君不尊則命不一而爭奪之禍繁矣故繼之以尊尊尊尊周道也親親殷道也

新安朱氏曰夏殷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

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也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鄭氏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輩之後此孝子之事非所託孔氏曰此一節論屬子以死事非禮之事孝子居喪必深思長慮買棺之時當令精好斲削內外使之平易后木述縣子之言以語其子此是孝子所爲之事非是父母預所屬託譏后木也

嚴陵方氏曰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

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此喪所以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亦其一端耳

廬陵胡氏曰不可不深長思言喪之難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鄭氏曰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

孔氏曰自此至末失也一節論小斂失禮之事春秋定公五年魯有仲梁懷

嚴陵方氏曰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所惡也小斂則旣設飾矣故徹帷焉若是則帷堂之禮爲死者爾豈爲生者哉而仲梁子以爲夫婦方亂故帷堂

則失禮之意遠矣

廬陵胡氏曰存二說以傳疑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未失也

鄭氏曰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于堂乃有席未失謂末世失禮之爲也

孔氏曰魯之衰末小斂之奠設于西方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此謂將爲禮故記者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法也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設于尸東大斂之奠設于室乃有席今鄭云堂轉寫誤耳

嚴陵方氏曰萬物生於東而死於北小斂之奠于東方則孝子未忍死其親之意也

禮記集說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大始之與終千室八百里今禮云堂轉而西
大始之與終千室八百里今禮云堂轉而西
大始之與終千室八百里今禮云堂轉而西
大始之與終千室八百里今禮云堂轉而西
大始之與終千室八百里今禮云堂轉而西
大始之與終千室八百里今禮云堂轉而西
大始之與終千室八百里今禮云堂轉而西
大始之與終千室八百里今禮云堂轉而西
大始之與終千室八百里今禮云堂轉而西
大始之與終千室八百里今禮云堂轉而西

禮記集說卷第十九

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

鄭氏曰非時尚輕涼慢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縣子非當時人尚輕涼慢禮之事綌葛也總布疏者時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為衰總布為裳故云非古謂周初制禮時也

唐陸氏曰綌麤葛布細而疏曰總

嚴陵方氏曰古之五服自斬至總一以麻而各有升數焉若夫以綌為衰以總為裳則取其輕涼而已故曰非古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鄭氏曰滅蓋子蒲名唯復呼名子臯孔子弟子高柴野哉非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者呼名非禮之事唯復呼名冀其聞

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名此家哭呼名子臯非之乃改也

金華應氏曰滅疑非名但以死有滅絕之義呼而哭之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鄭氏曰沽猶略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須立相導之事禮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待故時人謂其於禮爲麤略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鄭氏曰不以言服弔喪

孔氏曰此一節論始死易服之事蓋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記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人引鄉黨孔子身行之禮以譏當

時多失禮也

嚴陵方氏曰吉服可以養疾而不可以居喪故始死則易之不特喪者易之弔者亦所不服也

馬氏曰弔者在小斂之前猶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經不敢先也故子游裼裘而弔旣小斂乃襲裘帶經而入若夫子之羔裘玄冠不以弔者是言小斂之後而已矣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鄭氏曰惡乎齊問豐省之比也形體也還葬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謂不設碑緯不備禮也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塋人豈有非之言不責於人所

不能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送終所須當辦具也稱猶隨也云無也夫子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惡乎猶於何也言於何可齊也夫子曰有母過禮此答是稱富家也母猶不也禮有節限設若家富有正禮可依不得過之也苟亡矣以下答貧家也家既無財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斂竟便葬但手懸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也

臨川王氏曰凡禮言封者復土以閉瘞之名爾何用改爲窆乎王制庶人不封不樹易以不封不樹爲古則周有封樹之制不必下逮庶人

嚴陵方氏曰齊言其多少之齊也

馬氏曰孟子曰不得不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古之人所以得用其禮者爲其有財故也苟無其財則斂首足

形還葬雖不足爲孝子之悅然以其所以葬而葬亦豈有非之者哉

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鄭氏曰禮唯始死廢牀失之子游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禮許人之事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責告子游子游知襲在牀不據禮答之專輒許諾如禮出於已故縣子譏之汰自矜大也

唐陸氏曰士責人名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言必則古昔稱先王則古昔所以本其時稱先王所以本其人如此則有所受無所專也司

士賁問襲牀之禮而子游諾之以其不知有所受無所專也

馬氏曰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人之所以死也故始死廢牀欲其近於地不復然後襲於牀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鄭氏曰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

孔氏曰此一節論宋襄公失禮之事案春秋宋襄公卒在僖公二十三年至文公十六年猶有襄夫人在今得云宋襄公葬其夫人者蓋襄公初取夫人死在襄公前而其後取夫人死在襄公後爾既曰神明之器則當虛也案既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云士禮略大夫以上兼用鬼器與人器人鬼兼用則空鬼而實人土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

故既夕禮云甕三醢醢屑又云甒二醴酒也若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則亦實人而空鬼也

馬氏曰既夕禮言陳明器亦有黍稷醢醢酒醴以實之宋襄公之葬夫人醢醢百甕蓋譏其多於禮可也以爲明器而不當實之則非矣由是觀之豈曾子言殷人之禮有祭器而不必實明器歟若曾子見學於聖人者也而猶失其傳如此是故襲裘而弔則不知在小斂之後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則不知爲聖人有爲之言弔於負夏主人爲之反柩乃以爲可小斂之奠在東方反以爲西則曾子亦可謂魯矣不然則記者之謬歟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鄭氏曰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

方之賻布時人皆貪夫子善其能廉

孔氏曰此一節論因喪不貪利之事四方賻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司徒家臣司徒也左傳云叔孫氏之司馬馮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長樂陳氏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贈賻之餘君子不可利於己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己則啟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絕天下恤喪之禮與其利於己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利於己者而已不若班諸貧者為盡善也馬氏曰司徒歸四布蓋以為愈夫家於喪者可也以為善於禮則未矣

山陰陸氏曰言可而已則非夫子所善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鄭氏曰袒而讀贈賓致命將行主人史又讀贈所以存之曾子言非禮

嚴陵方氏曰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故曾子以為再告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鄭氏曰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入請觀其意也革急也遺慶封之族不食謂不墾耕

孔氏曰此一節論臨死不忘儉之事國氏也齊有國子高嚴陵方氏曰子高之愛人可知矣觀公叔文子樂瑕丘而欲葬則子高之所得不亦多乎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鄭氏曰衍爾自得貌爲小君惻隱不能至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服小君儀容之事居處以下是夫子答辭不云子曰者記人略也

嚴陵方氏曰夫喪之所哀固有或發於居處或發於言語或發於飲食者然臣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衍爾則以君尊之所嚴有所不敢盡其哀故也

山陰陸氏曰喪雖輕惻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之而樂者也子夏失問夫子是以不答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鄭氏曰仁者不厄人

橫渠張氏曰於我乎館恨無他舍以館客則於我之館不可謂以無客館而不館舍賓客也於吾家館可也

嚴陵方氏曰此言賓客論語言朋友互相備也

國子高曰葬也考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鄭氏曰言皆所以爲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反壤樹之反覆也怪不如大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重古非今之事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槨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言不可也

嚴陵方氏曰壤言封土以爲墳樹言種木以爲表

馬氏曰古之人尤略於死者衣之以薪葬諸中野而後世聖人特嚴慎終之禮故瓦棺堅周爲不足易之以棺槨棺槨爲不足被之以柳翼易之以棺槨者言無使土侵膚被之以柳翼者言無使人惡於死凡此皆藏之弗得見者也

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之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故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下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爲觀美者也封之崇四尺孔子之所不廢而國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鄭氏曰與及也

孔氏曰自此至志乎哉一節論葬夫子封墳之法舍住也燕國人來住子夏家也子夏謂燕人云若聖人葬人及人葬聖人皆用一禮而子遠來何所觀乎

王氏肅曰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有故下備述夫子所言四封之異以慰燕人遠觀之

心使以爲法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喪禮尤衆人之所欲觀者也故子思之喪母滕世子之葬定公四方猶且觀之況聖人之門人葬聖人乎此燕人所以來觀之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驪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鄭氏曰若堂謂封土爲壟也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也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故從若斧者焉馬驪俗間名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尚庶幾也

孔氏曰此子夏歷述孔子之言封謂墳之也若如也坊堤也堤以坊水上平而兩旁殺其南北長也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兩下而已故夏屋如漢之門廡斧者子夏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以語之馬驥驪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也子夏既述夫子之語又引今會古言今孔子墳正用一日之功儉約如此者是庶幾慕行於孔子平生所志也三斬板作墳法也築墳之法所安板側於兩邊而用繩約板令直立而後納土於板之中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遍如此其墳乃成已止也

馬氏曰馬驥封則從於儉而後世可傳矣蓋古之人封之若堂者四方而高難爲功而易爲虧故變之爲若坊若坊則平上而長比之若堂者則易爲功然以其上平猶不免

於虧故變之爲若覆夏屋若覆夏屋者旁廣而卑則難虧矣然必從若斧者刃向上則功愈易而虧愈難此所貴於儉者也且丘封雖以爵等爲度而形稍廣狹平殺如此異者不失高下之制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欲從其殺者而已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而已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旒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之志所以救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

婦人不葛帶

鄭氏曰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經而已

孔氏曰此論齊斬婦人帶要經也葬後卒哭變麻易葛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卒哭直變經

而已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為葛與男子同經首經也婦人輕首重要故也

有薦新如朔奠

鄭氏曰重新物為之殷奠

孔氏曰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者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士但朔而不望

金華應氏曰薦新重時物也薦新於廟死者已遠則感傷或淺薦新於殯其痛尚新則感傷必重朔祭謂之大奠其禮視大斂故薦新亦如之謂男女各即位內外各從事而奠哭之儀如一也是禮之同非其物之同注謂殷奠恐未

然蓋經曰如朔奠非為之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鄭氏曰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王人

孔氏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也

橫渠張氏曰今人多歷年所而葬者亦當以改葬之服除蓋古者未葬則主人不除今既除之矣則猶當從改葬服禮改葬服總以不葬者似難為虞祭以其無几筵也三日而省墓可也

池視重雷

鄭氏曰柳宮象也以竹為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雷云以銅為之

孔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雷者屋承雷也以木爲之承於屋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故謂此木爲重雷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皆有重雷諸侯四注而重雷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生時旣屋有重雷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於車覆鰲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鰲甲名之爲池以象重雷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雷

君即位而爲柁歲壹漆之藏焉

鄭氏曰柁謂柁棺親尸者柁堅著之言也天子柁內又有水兕革棺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藏焉者虛之不令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君尊即位得爲棺之事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也柁者漆之堅強甕甕然也人君無論少長體尊備物故即位而造棺但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藏

焉者棺中不欲空虛鄭註不令令善也言虛之則不善故藏物於其中一本云虛之不合謂不以蓋合覆其上

唐陸氏曰柁觀尸棺

嚴陵方氏曰柁即所謂觀也君尊雖凶禮之具亦豫備藏焉則惡人之見也

山陰陸氏曰言歲一出而漆之於是又藏焉歲一出而漆之若將有用也示使其君不敢有恃以惰

復櫛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

鄭氏曰父兄命赴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始死之事復招魂也櫛枉也招魂後用角柁枉亡人之齒令開使含時不開也綴足者用燕几綴亡人之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含也設飾謂襲斂遷尸之時又加著新衣也帷堂謂小斂時也作起也自復

以下諸事並起也赴亦復後之事死者生時有恩識之人
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也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
山陰陸氏曰復櫛齒綴足飯設飾此五事並作於帷堂之
時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鄭氏曰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

孔氏曰此一節明人君禮備復處多也君王侯也前曰廟
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而有室曰寢
小寢謂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大
祖之寢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大祖天子始祖諸
侯大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于
大祖廟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隸僕復
之註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四郊則夏

采復之故云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此天子之事也諸侯復
則小臣

嚴陵方氏曰復必於寢廟者以人死必反本故也庫門生
時所由出入也四郊以魂氣無不之也門不一止以庫門
爲言者近廟門故也

喪不剥奠也與祭肉也與

鄭氏曰剥猶裸也有牲肉則巾之爲其久設塵埃加也脯
醢之奠不巾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肉不可露見之事與是語辭謂喪不
裸露奠者爲有祭肉也案士喪禮小斂陳一鼎旣斂奠于
尸東祝受巾巾之是牲肉則巾之也又云始死脯醢醴酒
奠于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乃奠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
是脯醢醴酒不巾也

嚴陵方氏曰剥猶剥廬之剥覆之則隱剥之則露故先儒以爲猶僇也喪不剥奠者爲其有祭肉之濡易受塵垢故巾之也

廬陵胡氏曰牲肉不巾則塵蠅汙之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鄭氏曰材槨材也木工宜乾腊且豫成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禮須豫備之事既殯旬謂殯後十日也布班也班布告下覓槨材及送葬明器之材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于殯門外是也

臨川王氏曰布陳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鄭氏曰陰陽交接庶幾遇之

嚴陵方氏曰逮日者及日也於日未沒之時爲及日矣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鄭氏曰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

孔氏曰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何以知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時也使謂君使之也反還也若爲使還家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則期外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此魯侯有爲爲之也卒哭而使非正禮也嚴陵方氏曰哭者所以求其反也哭之無時欲使死者心知其反而已

練練衣黃裏練緣葛要經繩屨無絢角瑱鹿裘衡長祛祛裼

之可也

鄭氏曰黃之色卑於纁纁之類明外除也填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衡當爲橫字之誤也祛謂褰緣袂口也練而爲裘又爲祛則先時狹短無祛可知褻裘裘也有祛而褻之備飾也玉藻曰麕裘青豸褻絞衣以褻之鹿裘亦用絞乎

孔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纁緣者纁爲淺絳色也纁是赤色其色華美黃雖是正色質卑於纁爾雅云二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故鄭言纁類也緣謂中衣領及褰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纁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經者小祥男子去首經唯餘要葛也繩

屨者父母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薤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絢屨頭飾也吉有喪無角瑱者小祥微飾以角爲之初喪無充耳也鹿裘者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爲之衡長祛者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祛小祥稍飾故更作裘橫廣大者也又長之且爲祛加此三法也褻謂裘上又加衣也爲吉轉文故加褻之可也案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褻衣褻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也

藍田呂氏曰斬䟽總大功小功總錫皆曰衰喪正服也練麻皆曰衣喪變服也至親以期斷加隆而三年故加隆之服者正服當除有所不忍故爲之變服以至於再期也首經除矣七升之冠六升之衰皆易而練矣屨易而繩矣所

不變者要經與杖而已蓋天地已易四時已變衰亦不可無節故從而多變也如宰予齊宣王皆欲短喪蓋疑於此斬衰之冠鍛而勿灰錫則總而加灰錫則事布而不事縷服雖輕而衰在內竊意練衣之升當如功衰加灰事布當如錫有緣與裏當如衣衰則無緣與裏故此功衰則輕功衰卒哭所受比麻衣則重大祥麻衣麻衣吉服也情文之殺義當然也諸侯之喪慈母公子爲其母皆無服使不可純凶而占筮除喪不當受弔昔之人皆變用練冠以從事則練冠者非正服明矣唯鄭氏功衰爲既練之服功衰自是卒哭所受六升之服正服大功七升則六升成布所可爲功不可皆爲練服

長樂陳氏曰祛裼之可也其裼之也亦裼受服以見鹿裘之美而已鄭氏曰鹿裘之裼亦用絞乎是鄭氏亦自疑而不必其說也練用鹿裘何也禮始喪則居廬自屏既練則可以接物鹿善接其類者也故裘用焉周禮既練乘藻車鹿淺禴與此同義鹿裘祛裼之則裼其祛而已非若餘衣之袒也鄭氏曰有祛而裼之備飾也鹿裘亦用絞乎理不然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鹿裘以白鹿之皮爲裘也凡此所以爲易除之漸而已

馬氏曰哀痛至甚則耳無聞目無見也而哀殺則能有聞矣故又爲角瑱以充之

廬陵胡氏曰如青豸裘則以蒼黃色爲衣以復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裼所以表裘也表而出之詳見玉藻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鄭氏曰雖總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弔之事所識謂非兄弟又非疏外平生知識往來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 皇氏曰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此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皆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者皆一一就弔之未知然否

嚴陵方氏曰總最服之輕者服之輕猶必往況其重者乎蓋同姓之恩不得不為之隆故也鄰最居之近者居之近猶不往況其遠者乎蓋異姓之恩不得不為之殺故也然而三年之喪不弔則雖總必往者非謂三年之殯者矣大

功未葬不弔則雖鄰不往者止謂大功以上之殯而已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柩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鄭氏曰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兕革棺謂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為一重柩棺所謂梓棺也爾雅曰椁柩也梓棺二謂屬與大棺也周币也凡棺用能溼之物

孔氏曰自此至六尺一節論天子以下棺槨厚薄長短之事四重者水牛兕牛皮為一重柩為第二重屬為三重大棺為四重凡五物也上公三重則去水牛餘兕柩屬大棺也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餘柩屬大棺大夫一重又去柩餘屬大棺也士不重又去屬唯單用大棺也天子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梓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上公去

水牛之三寸合二尺一寸諸侯又去兕牛之三寸合一尺八寸列國上卿又除裨之四寸合一尺四寸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則不重但大棺六寸故庶人四寸矣水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今各厚三寸二皮能溼故最在裏近尸枕亦能溼故次皮也諸侯無革則枕親尸枕棺之外又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梓棺二也四者皆周者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币也唯梓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山陰陸氏曰此不數梓故曰四重據喪大記天子柏梓而禮器天子五重八翬水兕革棺蓋曰被之則棺之非在外者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梓以端長六尺

鄭氏曰衡亦當爲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以端題

湊也其方蓋一尺

孔氏曰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用二行也衡三者橫束者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旣棺不用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今固棺束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之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也柏梓謂梓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鄭註方相職云天子梓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梓並葺材頭故云以端天子梓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天子以下庶人以上鄭註喪大記具之知其方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梓梓厚於棺一寸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梓厚一尺也如鄭此言梓材並皆

從下壘至上始爲題湊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

廬陵胡氏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於棺外謂之黃腸木頭皆內向故云題湊其方一尺詳見漢書霍光傳及漢儀註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

鄭氏曰天子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間有弁經因云之爾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總衰使有司哭之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不以樂食者蓋謂殯斂之間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哭諸侯之事爲之不以樂食此是記者之言非復或人之說也天子食有樂今哭諸侯故食不復奏樂鄭註云殯斂之間以意斷不用樂之期也

嚴陵方氏曰爵弁則其色如爵紵衣音緇則以其色如之山陰陸氏曰據此爵弁有不紵衣者玉藻曰君子狐青裘玄緇衣以裼之禮記無韋弁周官無爵弁韋弁即爵弁也周官無綦弁尚書無皮弁綦弁即皮弁也綦弁爵弁言色韋弁皮弁言物

廬陵胡氏曰諸侯薨在國天子遙哭之不親見尸柩故不服總衰弔而服士之祭服有司哭之非也惡夫涕之無從況使人乎

天子之殯也菽塗龍輅以樽加斧于樽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鄭氏曰菽木以周龍輅加樽而塗之天子殯以輅車畫轅爲龍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絲幕加樽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葢塗爲古天子殯法也葢叢也謂用木葢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葢塗龍輅殯時用輅車載柩而畫輅爲龍也以椁者題湊葢木象椁之形也斧謂繡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葢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以覆於上而下四面盡塗之

廬陵胡氏曰葢塗龍輅以椁畫龍於輅車之輅以殯之又葢聚椁材以周龍輅而塗之先儒云以椁加椁也恐非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鄭氏曰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天子之事鄭註周禮云異姓謂王昏姻甥舅庶姓謂與王無親者朝覲爵同同位則不分別同

姓異姓然覲禮諸侯受舍於廟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但就同姓之中先爵尊爾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鄭氏曰誄其行以爲謚也莫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

孔氏曰此一節論哀公誄孔子之事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哀公欲爲作謚故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爲誄天不遺耆老以下誄辭也遺置也耆老謂孔子也嗚呼哀哉傷痛之辭也尼謚也父字也丈夫之美稱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左傳所錄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脩春秋之辭也今記脩之如此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鄭氏曰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后土社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君爲國致憂之事國旣失地諸臣皆著喪冠而哭於君之太廟三日也失地爲先祖所哀故在廟臣旣於廟三日哭故君亦三日不舉樂也又有或者言亦舉樂而自于社中哭之社主土故也庾氏曰舉者謂舉饌引周禮膳夫王日一舉又王齊日三舉註云殺牲盛曰舉饌

金華應氏曰哭於大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股削也不舉自貶損也曰君舉者非也廬陵胡氏曰失敗喪地此末世之事知記禮者乃後代人

也

孔子惡野哭者

鄭氏曰爲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詬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孔氏曰哭非其地謂之野

橫渠張氏曰孔子惡野哭者爲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所知自當哭於野又若奔喪者安得不哭於道

嚴陵方氏曰子蒲卒哭者呼滅子高曰若是野哉孔子之所惡者以其如此故家語之文則連言之孔子嘗言所知吾哭諸野若此所謂野豈其惡之哉

廬陵胡氏曰謂哭不以禮爲野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鄭氏曰此不專家財也稅謂遺於人

孔氏曰此論人子之法如稅人謂已仕者也

嚴陵方氏曰未仕則無祿故不敢稅人其或禮有所不可廢義有所不可免則以父兄之命而已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鄭氏曰備猶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喪羣臣朝夕哭踊之事嗣君雖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也士卑最後故舉士入爲畢也孝子哀深故前入踊必相視以爲節故俟齊也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鄭氏曰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

孔氏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素紕大祥日著之故小記云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嚴陵方氏曰祥而縞即玉藻所謂縞冠素紕既祥之冠是也是月禫徙月樂者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以爲踰月則其善者以此

馬氏曰三年之喪人子之所自盡而猶不可以死傷生故死與其往則設祭以致存親之禮生與其來則除喪以明順變之道祭禮曰喪道日損是以既奠則虞成事則祔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則禫言祭有即吉之漸也喪則喪冠繩纓練則以葛易麻大祥則素縞以除言喪有即遠之漸也祭不爲除喪而除喪者必有祭故凡變除者皆以祭爲節大祥之祭可以從吉之時而爲人子者不忍一朝之間釋衰經而被玄黃故又有禫以延之雖然祥禫之祭皆重喪之禮也而先論其月則異焉以情攷之蓋祥禫之制

施於二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月異於虞禮亦曰二十五月大祥中月而禫言中月者以其在祥月之中此三年之喪者也雜記曰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期之喪者也康成之說則欲以三年祥禫而視於期爲二十七月豈知父在爲母亦固有所屈乎爲父三年而得致哀戚之情故祥禫同月所以彌其日爲母而期則哀戚不得致於三年之中故祥禫異月所以彌其月蓋三年所以爲極而致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愛而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夫三年之喪旣以禫在祥月之中而徙月可以作樂故魯人朝祥莫歌而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至於孟獻子旣禫而不樂則孔子以爲加於人一等矣在禫月而樂者聽於人者也在徙月而樂者作於己者也雜記曰親喪外除故笙歌之樂不作於未禫

之前然則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言十日者蓋亦徙月之間也三年之喪至於徙禫之月而得作樂則喪道終矣此謂二十五月而禫者也

君於士有賜帀

鄭氏曰帀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

孔氏曰賜恩賜也士唯有君恩賜之乃得有帀也

禮記集說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二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

鄭氏曰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殯三乘下殯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君謂五等諸侯也諸侯之適子在長殯而死則遣車三乘遣車之形甚小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所奠牲體臂臠折之爲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死者使人以次舉之如墓置於椁中之四隅雜記云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又曰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但遣車之數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

有遣車送之諸侯七乘大夫五乘此後有明文鄭註謂降殺宜兩則天子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並是殯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言其父有之得與子也天子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殯而死則五乘中殯從上亦五乘下殯三乘也若庶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殯中殯三乘下殯一乘也諸侯七乘則適子成人五乘長殯三乘中殯從上下殯則一乘也公亦諸侯也適長殯既三乘庶子成人乃三乘長殯則一乘中殯亦從上若下殯則無也大夫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殯降兩故一乘中殯從上亦一乘若下殯及庶殯皆無也案下註云人臣賜車馬乃有遣車今大夫適子長殯得有遣車一乘以其身為大夫德位既重雖未三命得有遣車之賜鄭註雜記云則士無遣車禮天子上士三命得有車馬之賜而云士無遣車

者謂諸侯之士及天子中士下士也但喪禮質略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異故鄭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文主天子大夫其實兼諸侯大夫也鄭以士無遣車者文主諸侯之士其實亦兼天子中士下士也鄭註庶子言公卑遠之者蓋君是對臣之名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今庶子言公就其尊號是卑遠於庶子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鄭氏曰達官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孔氏曰此一節論臣為君杖法公者五等諸侯也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此對不達者故云長若遭君喪則備服衰杖不云衰從可知也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但服齊衰三月爾若近臣閹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

斬則亦服斬與此異也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

嚴陵方氏曰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若府史而下雖爲在官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則不可謂之達矣孟子曰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與此所言達同義夫杖所以輔病恩之深者其病宜重受命於君者其恩爲深故公之喪唯達官之長杖

山陰陸氏曰此言喪達官之長杖視長子歟達官卿也長蓋太宰言之緩詞言諸亦緩詞著公於達官之長雖杖少遼絕也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然則何以杖錫衰而杖恩也若蜡雖葛帶猶杖

新安朱氏曰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奏於

君者凡此皆杖次則不杖如大常卿杖大常少卿則不杖若大常卿闕則少卿代之杖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衰次亦如之

鄭氏曰以義奪孝子也宮殯宮也出謂柩已在路三命引之凡移九步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不必於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弔臣之禮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必親往弔孝子於殯宮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不忍頓奪孝子之情也君又命引之引者三步又止君又命引之引者又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乃退去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皆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當發之時或柩

已出大門至平生待賓次舍之處孝子哀泣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命引之使行亦如上來之事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鄭氏曰五十氣力始衰

孔氏曰此一節論衰老不許徒行遠弔之事越疆則道路遙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衰惡也

嚴陵方氏曰五十始衰而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故無車不越疆弔人也

季武子寢疾疇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鄭氏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爲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疇固能守禮不畏之疇失俗也道猶禮也武

子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猶明也點字皙曾參父倚門而歌明己不與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季武子強僭疇固正之事時人畏武子入其門皆說衰疇固不說齊衰入見且謂之曰著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亡絕矣將亡者未絕之詞蓋其時嚮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武子旣寢疾乃佯言若美之謂失禮顯著凡人皆知今說衰失禮之微唯汝君子之人乃能表明之也曾點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己不與武子故無哀戚也凡外貌爲陽內心爲陰實無內心但有外貌者謂之爲陽陽或言佯字相假借鄭知心實不善而佯善之者若實善則尋常不合說衰也入公門說衰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入公門亦不說具曲禮

長樂陳氏曰季孫夙之疾疇固不說齊衰而入見示之以

凶而欲其死也季孫夙之死曾點倚其門而歌示之以吉而樂其死也子產之未死國人歌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況欲其死乎李廣之死知與不知皆爲盡哀況樂其死乎子產李廣之感人猶至於此況不爲子產李廣者乎季孫夙則不然疾而不爲人所矜愛死而不爲人所哀悼其失人心可知矣周官閹人喪服不入宮曲禮席蓋重素苞屨厭冠不入宮門服問亦曰唯公門有說齊衰則非公門不得說齊衰矣螭固曰斯道也將亡矣武子則曰君子表微蓋道之存則著道之將亡則微於其將亡而能明之故謂之表微季孫之善螭固豈得已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鄭氏曰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

孔氏曰自此至不受弔一節論弔哭之禮此謂大夫弔士當事主人有大小斂殯之事也出謂出於庭不得出門外以男子之事自堂及門故也若未斂以前唯君命出見士喪禮若正當小斂而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則延之入絕踊而拜之若當斂後踊時來則亦絕踊而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而引士入然後拜之也故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是也

弔於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鄭氏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婦人不通於外弔日不飲酒食肉以全哀也

孔氏曰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

長樂陳氏曰婦人見兄弟可以及閭而不可以踰閭送迎可以及門而不可以出門弔人可以出門而不可以越疆許穆夫人欲歸唁於衛而不可得則越疆而弔人如之何而可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鄭氏曰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羸者

孔氏曰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羸餘之人皆散行從柩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也

東山何氏曰執引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也羸數外也

嚴陵方氏曰引在前屬之於車以道柩也紼在旁屬之於棺以弼柩也道柩者唯在路用之而已弼柩者至下棺亦

用焉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紼也曲禮曰助葬者必執紼蓋謂是矣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鄭氏曰拜者往謝之也

孔氏曰諸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往拜其君以謝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往拜亦可也若有主後則主人自當親往拜謝是以旣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註云拜君命也弔曰寡君承事此是君來語擯者使傳辭也弔爲助事故雖君尊亦曰承事也曰臨者主人辭謝之語言君屈辱降臨某之喪稱寡君謙也若弔士則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鄭氏曰君於臣民有父母之恩

孔氏曰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禮譏黃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也

廬陵胡氏曰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若齊侯哭敝無存之類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鄭氏曰不以賤者爲有爵者主

孔氏曰不受弔不爲主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辟適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

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父後者哭諸異室

鄭氏曰子爲主親者主之也狎相習知者父在則不以私喪于尊故哭於妻之室

孔氏曰自此至徃哭之論哭無服者之事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爲昆弟爲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子爲主者甥服舅總故命已不爲主受弔拜賓也冠尊不居肉袒上故凡哭哀必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也據妻之爲喪故言夫子旣爲主位東階之下西嚮父入門右近南而北嚮哭也父不爲主若又西嚮便似二主入門右北面示辟爲主之處據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也門內有哭則鄉

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使人立於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由明爲主在子不關已也若弔者與此亡者曾經相識狎習則當入與共哭若此夫之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哭之非爲父後哭諸異室者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蓋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

嚴陵方氏曰哭諸異室者以其別於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鄭氏曰哭於側室嫌哭殯也哭於門內之右近南者爲之變位

孔氏曰哭於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故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言近南爲之變位以其尋常爲主當在阼階東西向今稱門內之右故知近南爲之變位也遠兄弟謂異國也若同國則往哭之

嚴陵方氏曰哭于側室者欲其遠殯宮也哭于門內之右者不居主位示爲之變也同國則往哭之者以其不遠故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鄭氏曰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或人以其無服非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朋友失禮之事曾子於子張無服不應往哭若有服者雖總亦往也

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則齊衰而弔固非禮也而曾子言我弔非若凡人之弔可疑故以與哉結之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鄭氏曰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侑喪禮者善子游正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擯相之法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大宗伯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喪禮廢亡時人以此儀當如詔辭而由右相少儀曰詔辭自右鄭云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若已傳君之詔辭爲尊則宜處右若於喪事則推賓居右而已自居左子游如此是知禮也

嚴陵方氏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子游爲擯而由左則尚右故也

山陰陸氏曰子游擯由左著雖朋友方伸君臣不得變也據泄柳死其徒由右相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鄭氏曰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爲王姬著服之事案莊二年齊王姬卒穀梁傳云爲之主者卒之案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嫁也或人解之曰王姬之嫁命魯爲主由魯嫁比之魯女故爲之服出嫁姊妹之服案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旣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鄭註天子無服者以尊卑不敵故也若王者之後天子以賓禮待之則亦大功也石林葉氏曰王姬之服檀弓所不能決審主王姬嫁者當爲之服姊妹之服則莊公爲之固然何疑于外祖母乎若

以爲外祖母服則主王姬嫁者自不應有服然而喪服記外祖母服小功非大功則檀弓非特不能正主王姬嫁者之有服亦自不能知外祖母之服小功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必以諸侯之同姓者爲之主以君臣之義不可以昏姻而廢故也此王姬所以得由魯而嫁歟以其嘗爲之主故喪則必告告必爲之服亦宜矣而或以爲外祖母故爲之服則非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

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鄭氏曰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秦穆公使人就弔之於斯謂在喪代之際也喪亦不可以喪謂亡失位孺穉也勸其反國意欲納之舅犯重耳之舅狐偃字子犯仁親親行仁義實謂善道可守者又因以爲利謂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也說猶解也使若公子繫也顯當作鞫

孔氏曰此一節論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使者弔重耳既畢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且曰且者非特弔兼有餘事也得國失國其機恒在喪禍交代之際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儼然端靜在憂戚喪服之中然身喪

在外亦不可以得國之時亦不可失欲使重耳圖之舅犯言父死是何等事正是凶禍之時豈得又因以爲己利天下聞之其誰解說我以無罪公子重耳出而對客言君惠弔亡臣重耳此一句是叙其弔意既謝其恩又道不可之意言豈復敢於悲哀之外別有他志以辱君之義也穆公意以重耳反國爲義也穆公本勸重耳反國重耳若欲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既聞父死勸其反國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是其愛父也既起而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國是遠利也鄭註知在翟弔之及使者公子繫並國語文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

下者未之有也夫不仁猶或有得國者而况於仁乎觀重耳拒秦穆公之言則其仁可知矣故終能霸有全晉然重耳之所爲特受之於舅犯而已向使自得於天資非由於人授推是以爲國則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無非仁也又安得孔子有譎而不正之譏哉

廬陵胡氏曰儼然猶嶄然仁親以爲寶仁愛於親也勸之孝於親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若爭國是利父喪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氏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歆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殯不合帷殯之事孝子思念其親朝夕哭時褰徹其帷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案春

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然聲已是帷堂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于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

張氏逸曰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鄭氏曰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

孔氏曰自此至孔子善殷一節總論孝子遭喪所爲哭踊復魄飯含重主殯葬反哭虞祔等事居父母喪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爲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所以裁節其哀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所以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性也

嚴陵方氏曰始而生之者親也終而成之者子也苟過於哀而不知變則或以死傷生矣故節哀順變者以君子念始之者也

李氏曰始者天下始之者親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鄭氏曰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

孔氏曰始死招魂復魄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非直招魂又分禱五祀故云有禱祠之心焉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事親固有愛之道及其死也猶復以冀其復生則愛之道於是爲盡故曰盡愛之道也冀其復

生故所以有禱祠之禮也特有是心耳故曰有禱祠之心
莊子曰鬼神守其幽則幽者鬼神之通也復之時望其魂
氣自幽而反故曰望反諸幽南爲陽有明之義北爲陰有
幽之義故曰北面求諸幽也

清江劉氏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禱祠猶願幸
耳史記曰此禱祠而求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分禱五祀誤矣分禱五祀是直禱耳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鄭氏曰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

孔氏曰孝子拜賓之時先稽顙而后拜者哀戚之至痛也
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尤爲痛之甚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哀痛之容有若手之辟足之踊口之哭
目之泣鼻之涕固非一類特不若稽顙之爲甚爾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鄭氏曰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

孔氏曰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也食道謂飲食之道飲食
人所造作故爲褻也米貝天性自然爲美士喪禮飯用沐
米貝水物古以爲貨天子飯用黍諸侯以梁大夫以稷士
以稻天子之士亦以梁其含案周禮典瑞云大喪共飯玉
含玉鄭註王含玉如璧形而小耳是天子用璧又飯玉碎
玉以雜米也故云共飯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
以璧卿大夫無文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註云食
珠玉含象則卿大夫用珠也士用貝三
嚴陵方氏曰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
生之不知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

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鄭氏曰明旌神明之旌也不可別謂形貌不見也愛之敬
之謂重與奠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重既虞而埋之乃
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
主而聯其重以縣諸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
之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
飾禮由人心而已

孔氏曰案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
註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
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
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孝子思念其親追愛
之道故於斯爲重以存錄其神又設奠盡其孝養之道鄭

以愛之敬之爲重與奠然亦得總爲明旌之義故鄭於士
喪禮爲銘之下引此愛敬二事人始死作重猶若木主主
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曰重主道也殷
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之廟
鄭註顯考謂高祖也死者世世遞遷至爲顯考其重常在
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既遷無廟也周人作主
則埋重鄭註既夕禮埋重於門外道左是也若虞主亦埋
於祖廟門外之道左奠謂始死至葬之祭名以其時無尸
奠置於地故謂之奠悉用素器所以表主人有哀素之心
也鄭註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
用素器

嚴陵方氏曰凡銘皆所以爲名明旌謂之銘故男子書名
焉夫愛之則不忍亡故爲旌以錄死者之名敬之則不敢

遺送死之道所以爲盡也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以縣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主矣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瀆之也不忍棄之者所以致其愛而質故殷人行之不敢瀆之者所以致其敬而文故周人之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而已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爲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爲主也馬氏曰主一而已不可二也廟之有主齊桓公之未失也然則所謂重者安所用哉始死之際未有主以神明爲不可一日無所依故作重見人子求神之至焉殷綴之於廟必待親盡廟祧而除之蓋有所不忍然不若周主重徹焉作主則埋之神明之依於一不可以有二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凡此皆慤而不文也奠以素器若士喪禮有素俎

士虞禮有素几皆爲是也哀素者哀而不文

李氏曰葬埋謹葬其形也祭祀謹事其神也銘誄繫世謹傳其名也以傳其名故曰錄之事死而至於傳其名故曰盡其道鄭以爲重奠則誤矣

廬陵胡氏曰不可別溟溟難見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孔氏曰既因上文用素以表哀素遂廣論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之祭故云此等祭祀之禮主人既見親終自盡致孝養之道豈知神之所享須設此祭所以設之者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廬陵胡氏曰自盡加飾

慈湖楊氏曰此章及下子游曰既葬而食之未見其有享

之者嗚呼鬼神之道不如是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曰知人則知鬼矣形有死生神無死生故孔子之祭如鬼神之實在而羣弟子觀孔子祭時精神以爲如在也今子游以爲未見其享之是求鬼神之道於形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鄭氏曰筭數也

孔氏曰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志慙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筭爲準節準節之數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士三踊大夫五諸侯七天子九也袒衣括髮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吉時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最爲甚也有所袒有所襲者表

明哀之限節也哀甚則袒哀輕則襲

嚴陵方氏曰有筭則有節有節則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袒則去其衣括髮則投其冠衣冠者人之常服而已故曰袒括髮變也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而生於陰者此哀之常也及有感而慍以至於辟踊者陽作之也此其變歟故曰慍哀之變也經曰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蓋謂是矣

弁經葛而薤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薤殷人哻而薤

鄭氏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薤故冠素弁以葛爲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侈袂踰時衰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周弁殷哻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

孔氏曰居喪著喪冠麻經身服衰裳是純凶也著素弁又加環經用葛不以麻故鄭云接神不可純凶也鄭知天子諸侯者以下云有敬心焉日月踰時敬心乃生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也素弁謂素帛爲弁故註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與弁經連文故云葛環經然則要帶仍用麻也喪服註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蓋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故也引雜記者既服弁經其衰亦改喪服袂二尺二寸袼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袼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俾而祭周人弁而祭故鄭知俱象祭冠也士冠禮周弁殷俾夏收

嚴陵方氏曰與神交之道則心主乎敬夫厭冠麻經居喪

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冠以葛易麻者示敬故也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廐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比至於葬則即遠之至矣故以神道交之

山陰陸氏曰弁經葛在下則葛帶也經仍用麻弁經葛而葬卿大夫以下禮知然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俾而葬知之也喪致哀而已葬則有敬心焉弁而葬俾而葬則其敬心益隆

歆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鄭氏曰尊者奪人易也歆歆粥也

孔氏曰此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爲其歆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䟽飯也

山陰陸氏曰謂親喪三日之後君命以粥飲焉故曰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鄭氏謂尊者奪人易此言大夫以上篤於愛鄰里或不能勉據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

鄭氏曰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

孔氏曰室謂饋食供養之處堂者親平生祭祀冠昏在于堂也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鄭註云反諸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于室註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

嚴陵方氏曰言主婦入室則升堂者主人而已主人升堂主婦入室陰陽之義

廬陵胡氏曰所作親動作之處

新安朱氏曰須知得此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

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鄭氏曰於是爲甚哀痛甚也封當爲窆窆下棺也

孔氏曰此言謂在廟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爲甚壙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今弔者於此而來哀情質慤故云慤也

嚴陵方氏曰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其亡則哀爲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蓋死亡之別如此既封而弔者受弔於壙也反哭而弔者受弔于家也夫弔也者所以弔其哀而已喪雖爲哀然不若

反哭之哀爲甚此孔子所以謂殷爲已慤周人弔于家示民不階也子曰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其言蓋本諸此山陰陸氏曰已慤猶言大感也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鄭氏曰北方國北也

孔氏曰之幽之故上之訓徃下之語助言葬于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徃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嚴陵方氏曰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則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向及其死也則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三代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方北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

之反乎幽故也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一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鄭氏曰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有司視虞牲謂日中將虞省其牲也舍奠墓左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虞喪祭也

孔氏曰既封謂葬已下棺主人以幣贈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舍奠于墓左既寔後之事也有司脩虞之有司也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東爲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于墓左以禮地神也反謂所使奠墓

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鄭註士虞禮云虞安也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註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蓋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

嚴陵方氏曰既封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虞尸焉宿亦戒也以事戒之則曰戒以期戒之則曰宿祭統言宮宰宿夫人與此言宿同義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脩虞事故也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者葬禮畢然後敢成葬反之禮故也弗忍一日離其親故不待明日而後虞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者以虞之禮漸吉故也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鄭氏曰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故云吉祭祔于祖父祭告于其祖之廟也未無也孔子善殷蓋期而神之人情也

孔氏曰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于吉故云成事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約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雜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皆用柔日最後一虞用剛日故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巳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之三虞用四日

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去虞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既成故也士虞禮云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父此虞卒哭及祔皆據得正禮者耳其變而之吉祭者謂不得正禮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后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也之往也謂既虞往至吉祭也比至于祔必于是日接者謂三虞卒哭之間剛日則連接其祭蓋以孝子不忍親一日無所歸依也此經亦據士若大夫以上赴葬赴虞之後爲接祭至當葬之月終虞之祭日乃止其祝亦稱哀薦成事虞禮他

用剛日此經謂之變者虞禮謂之他其義一也鄭註虞禮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

嚴陵方氏曰明日祔于祖父者謂祔廟也以後死附先死而神事之故謂之祔或祔于祖或祔于父各從其昭穆也李氏曰以其對奠故曰吉祭以其對未葬故曰成事變他祭也以其非正祭故曰變以其非常祭故曰他以生者之情則不忍一日離也窮死者之理則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夫窮死者之理在乎盡生者之情盡生者之情在乎窮死者之理虞祭所以安神也故以一日離言之接祭所以致情也故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言之

廬陵胡氏曰既夕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蓋周禮也祔猶屬也屬昭穆之次

河南程氏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

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祭于殯宮則哭于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于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于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在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于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涑水司馬氏曰案士喪禮始虞祝詞云適爾皇祖某甫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故置祔于卒哭之來日

書儀

藍田呂氏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于其祖主人未除喪主未遷于新廟故以其主附藏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周人未葬奠于殯虞則立尸有几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既祔之祭有練有祥有禫皆特祀其主于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遷新廟以時而烝

嘗禘焉不立主者其祔亦然士虞禮及雜記所載祔祭皆是殷人練而祔則未練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善殷

會稽高氏曰案禮記虞卒哭明日祔于祖父此周制也若殷人則以既練祭之明日祔故孔子曰周已戚吾從殷蓋期而神之人之情也若卒哭而遽祔于廟亦太早矣然唐開元禮則既禫而祔夫孝子哀奉几筵至大祥而既徹之矣豈可復使禫祭乃始祔乎唐禮祥祭與禫祭隔兩月此又失之于緩故今于大祥徹靈座之後則明日祔于廟緣孝子之心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新安朱氏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況期而神之意揆之人情亦爲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攷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

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于闕疑以爲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矣程子之說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反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于此恐其攷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旣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座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旣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確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鄭氏曰桃鬼所惡茢萑可埽不祥爲有凶邪之氣也生人則無凶邪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臨臣喪之禮君謂天子往臨臣喪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桃茢之事故云異于生也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也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則去桃茢可知也喪大記雖記諸侯禮明天子亦然此經所云謂天子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亦謂未襲以前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之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旣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也

清江劉氏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

之斯爲臣焉使之斯爲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于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于背死而忘生苟爲背死而忘生則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于人者不變于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荊胡爲乎諸臣之廟哉或曰于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故亦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爲勞也夫不以死欺之爲有生也勞雖賤不棄

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于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荊先非禮也周之未造也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孔氏曰人之喪也有死散之道人之所惡故難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鄭氏曰朝謂遷柩于廟

孔氏曰此一節論殷周死者朝廟之事喪之朝也謂將葬以柩朝廟也夫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而令將葬以車載柩而朝于廟是順死者之孝心也又死者神靈悲哀棄離其室故至于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于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沒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及朝廟遂葬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鄭氏曰殺人以衛死者曰殉殆幾也用其器者漸幾于用人也明器所以神明死者異于生人也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于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

孔氏曰此一節記者錄孔子善古非殷周之事謂夏爲明器知死喪之道焉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于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旣論夏家之是又言殷代之非謂用生者之祭器而供死者近于用生人而殉死人也旣言殷代又將言周用偶人非禮故先言塗

車芻靈自古帝王制而有之此不可爲用故云明器之道也記者錄孔子之言又說孔子臧否古今得失故重言孔子前言用殉是已死之人形貌不動與器物相似故言用殉此云用人者謂用生人入壙今俑者形貌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人周初即用偶人故豕人職言鸞車象人象人謂以芻爲人鄭註引此謂爲俑者不仁是象人即俑人也山陰陸氏曰言謂不言曰謂者孔子之義也君子見微于此哀之

臨川王氏曰用生者之器必非殷盛時之禮或者生者之器非祭器也此言果孔子則周不爲俑矣言周作俑亦無據

嚴陵方氏曰喪之爲道所以致之于死生之間明器者若前經所謂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之類是矣孟子引孔子之

言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其言蓋本于此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鄭氏曰爲舊君反服謂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子思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爲舊君著服之事案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三條其一云爲舊君及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註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及長子爲舊國君註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此則大夫身不爲服唯妻與長子爲舊君耳其三爲舊君註云大夫待放未

去者傳曰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于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已絕則不服也鄭註此云仕焉而已者止取喪服第一條爲正耳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得爲舊君服者蓋謂不便其居或辟寇讎不得在國者如孟子對齊宣王爲舊君反服正與雜記同也鄭註放逐之臣放則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逐者春秋諸侯大夫言出奔是也

長樂陳氏曰義起于情之所及而不起于情之所不及禮生于義之所加而不生于義之所不加故因情以爲義而義所以行情因義以爲禮而禮所以行義人臣之去國有爲舊君之服者有不爲舊君之服者凡視情與義如何耳

古者進人以禮進之以誠之所樂與也退人以禮退之以勢之所不得已也今也引之唯恐其不高則若加諸膝擠之唯恐其不深則若隊諸淵服與不服所以異也穆公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而欲責今之臣行古之禮不亦誤乎廬陵胡氏曰楚鄭公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則臣無讎君之義服亦可也

金華應氏曰案子思對穆公與孟子告齊宣王略相類子思所謂戎首者即孟子所謂視君如寇讎也蓋世衰道微君多虐其臣而彼此之情渙散不屬故賢者警其君以上下相為感應之理若所以自處與所以教人則必以厚不容如是之薄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

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鄭氏曰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謂仲孫叔孫季孫氏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廬陵胡氏曰食食不食粥非也禮小祥則飯素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鄭氏曰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

孔氏曰此一節論朋友相弔必候主人改服乃經之事知

是朋友者凡乎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經今主人始小斂未成服而已便出著經故知有總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此與前子游禭裘弔朋友同也前云帶經故知是朋友此下不云帶者凡單云經則知有帶也如爲師三子皆經而出及羣居則經皆是包帶之文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鄭氏曰禮者敬而已矣有若以其大儉偏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寔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

牢具曾子言時齊方奢矯之是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晏子故爲非禮以矯齊之事狐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裘三十年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五乘而晏子止以一乘葬其父案既夕禮乃寔主人哭踊襲贈用制幣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與苞筭加抗席抗木實土主人拜鄉人乃反哭今晏子既寔贈幣拜稽顙踊訖則還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故鄭云不留賓客有事也此皆是儉失禮有子更舉國君大夫正禮以證之七个五个謂以牲體折爲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之也案士喪禮無遣車諸侯之士一命而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諸侯之士無遣車也若諸侯之大夫雖未三命以其位尊得有遣車也又案大行人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今總云五乘故鄭云喪數略也經云

及墓而反鄭知既窆則歸者晏子雖爲儉約不應柩未入壙則歸故云既窆也

長樂陳氏曰恭則不侮敬則不慢不侮也故與人交能盡歡事君能責難不慢也故與人交能竭忠事君能陳善禮之大本不過乎此晏子有之故于交則久而敬于君則致其顯此曾子所以謂之知禮也有若以晏子爲不知禮則一狐裘三十年者儉于身而不中禮也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者儉于親而不中禮也蓋君子起禮以義行義以時時之過則矯之以不及此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易小過用過乎儉是也時之不及則救之以中此所謂國儉則示之以禮詩蟋蟀以禮自虞是也然君子用過乎儉小有所過而已晏子之儉非特小有所過曾子以晏子恭敬爲知禮則是以晏子之儉爲知禮則非禮器以晏子爲隘雜記以晏

子爲偏下則晏子之不知禮也信矣

嚴陵方氏曰以齊國之無道而以盈爲恥以齊國之奢而欲示之儉則儉于其身庶幾其可也儉于其親不亦甚乎昔管仲有反坫塞門之僭孔子亦以爲不知禮則二子之所爲雖不同其爲不知禮則一也然以禮與其奢也寧儉言之則晏子之失猶爲愈矣

石林葉氏曰君子言行應乎時猶權衡之應物也不能應時則言行雖善君子猶以爲非齊之奢久矣晏子示以儉其奉已則敝裘而居其祀先則豚肩不揜豆蓋應時也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母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鄭氏曰國昭子齊大夫夫子孔子也西向東向夾羨道爲

位也噫不寤之聲毋禁止辭斯盡也沾讀曰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也

時子張相專猶同也同西向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之在壙男女面位之事噫毋者昭子不悟禮意止子張也又自言我居喪人盡來覘當更爲別禮

嚴陵方氏曰禮之辨異尤重于男女之際雖喪紀憂遽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于葬男子則西向而位乎東婦人則東向而位乎西凡以辨陰陽之義而已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爲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則其失禮也不已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私情慙也

孔氏曰自此至矣夫論喪夫不夜哭并母知子賢愚之事嚴陵方氏曰經曰寡婦不夜哭蓋其遠嫌之道不得不然耳穆伯之于敬姜夫也故居其喪止于晝哭而不嫌于薄文伯之于敬姜子也故居其喪晝夜哭而不嫌于厚此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鄭氏曰以爲賢人蓋見其有才藝也未嘗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內人妻妾也

孔氏曰曠猶疏薄也言此子平生必疏薄于朋友賓客故未有感戀出涕者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謂暫時也家語

云文伯歆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氏之婦知禮矣

嚴陵方氏曰曠與無曠庶官之曠同言虛其道而不行行哭者行哭泣之禮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絜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絜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鄭氏曰絜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敬姜言四方之賓嚴于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

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鄭氏曰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也微情謂節哭踊也以故興物謂衰經之制直情徑行謂哭踊無節衣服無制也禮道與戎狄異陶鬱陶也咏謳也猶當為搖聲之誤也搖謂身搖動也秦人猶搖聲相近舞謂手舞之愠猶怒也戚憤患嘆吟息辟拊心踊躍也舞踊皆有節乃成禮

孔氏曰自此至之訾也一節論子游言制禮有節之事有子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欲去此踊節直似孺子慕者足矣言孝子之情于此即是何須為哭踊之節微情者微殺也言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以故興物者興起也不肖者無哀情故為衰經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若直肆已

情而徑行之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中國禮道不如
是也人喜則斯陶以下極言哀樂之本喜者外竟會心之
謂斯語助也陶謂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鬱陶之情
轉暢則口歌咏之也歌咏不足漸至搖動身體乃至起舞
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竟違心之謂慍凡喜怒哀樂相
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慍怒之生
由于舞極故曲禮云樂不可極也此凡有九句首末各四
正明哀樂相對中間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諸本亦有
無此一句者慍斯戚者怒來觸心故憤恚起也憤恚轉深
因發吟息嘆息不泄故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
哀之極也夫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慍生怒而不節
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兒任情條
啼歎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則能久長故云此

之謂禮品階格也節制斷也

廬陵胡氏曰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言不可
去陶樂猶若所謂君子蓋猶猶之猶鄭讀猶爲搖動恐非
舞斯慍人鼓舞則氣激怒慍斯戚慘矣

李氏曰禮者節文之也有節故有微情者有文故有興物
者直情則無節徑行則無文故曰戎狄之道也唯有節故
陶不至于咏咏不至于舞舞不至于慍慍不至于踊此所
以微情也唯有文故制絞衾設簋簠以使弗惡脯醢之奠
遣而行之葬而食之使人弗倍此所以興物也

長樂陳氏曰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發以散陽也其極
必反陰焉其慍心感者其聲粗以厲粗以厲陰也其極必
反陽焉蓋喜氣不泄則已泄則口不得不咏慍氣不震則
已震則氣不得不嘆咏文事心志猶其優游嘆武事心志

猶其奮疾夫然則憂患去而樂生矣樂生而舞至于手之舞之則樂極而哀從之矣故舞斯愠愠斯嘆嘆斯戚戚斯辟辟斯踊則不知習之撫之足之踊之雖正明目而視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不可得而聞也豈非陽極反陰樂極反哀之意邪左傳所謂樂有歌舞哀有哭泣者此歟品于斯哀樂莫不有隆殺節于斯哀樂莫不中節則知禮之為道其去戎狄之道遠矣陶包陰陽之氣憂樂無所泄如之喜斯陶樂之無所泄者也鬱陶乎予心憂之無所泄者也爾雅以鬱陶為喜其有見乎一偏歟傳曰齊楚燕趙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蠻之聲異哭而皆哀夫何故哀樂之情同也然而君子不與之者為其不能品節于斯以為禮未免為戎狄之道也樂書

清江劉氏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

孟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案人舞宜樂不宜更愠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愠愠憤不足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所謂孺子慕者也

嚴陵方氏曰陰陽之理憂樂之情固常如此則禮雖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不過品于斯節于斯而已品于斯故所施之上下有常節于斯故所處之多少無失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萋萋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鄭氏曰無能心謂之無所復能也絞衾尸之飾萋萋棺之飾周禮萋作柳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也舍猶廢也訾病也

孔氏曰上明辟踊之節此明飾喪及奠祭之事人身既死形體腐敗以其恐惡之故制絞衾設萋以飾之欲使人勿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以至於葬將行又設遣奠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未曾見死者饗食之然自上世以來未有舍此而不為者為使人勿倍其親故也故子之所譏刺于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初有若止譏踊節子游既言生者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

廬陵胡氏曰倍與背同古字多假借

嚴陵方氏曰刺若詩之有刺以適當于物故也訾猶疵也

而與不苟訾同字者以有疵而可訾故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鄭氏曰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也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脩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也獲謂繫虜之二毛鬚髮斑白大宰嚭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止言殺厲重人也歸爾子謂所獲臣民吳楚僭號稱王大宰又微勸之終其意

孔氏曰此一節明征伐不合斬祀殺厲之事左傳初吳子

光伐楚召陳懷公懷公不從至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而侵陳是夫謂大宰嚭言其博聞強識多有所言不斬祀殺厲不獲二毛謂以至勝攻至暴用兵如此若兩軍相敵則不然左傳云雖及胡耆獲則取之是也大宰嚭因吳王欲反地歸子復勸之以終其哀矜之意謂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師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也周官有大宰又有大小行人此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也穀梁傳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是侵輕而伐重也

鄱陽洪氏曰案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止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辨正云

善居喪始死皇皇焉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氏曰顏丁魯人從隨也慨慙貌

此一節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

氏曰皇皇言心無所依望望言形無所跂此淺深之別也其反而息言葬反而亡于是為甚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同義言其極而不可加故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鄭氏曰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子張問有此與怪之也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

孔氏曰此一節論世子遭喪冢宰聽政之事無逸作言乃

雍

嚴陵方氏曰天子之適子曰太子諸侯之適子曰世子得世國故也于天子亦稱世子者則以世天下言之耳故稱王以別之亦猶王制于諸侯亦稱太子必稱羣后以別之也周官天子之禮止曰世子者亦以每繼王后言之故也其實稱太子則以天子為正稱世子則以諸侯為正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藜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

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鄭氏曰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公九年卒平公晉侯彪也飲酒與羣臣燕也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鍾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曰安在怪之也在寢謂燕于寢杜蕢三酌皆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雜記曰君子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是大臣喪重于疾日大師典奏樂詔告也近臣當規君疾憂為一飲一食言調貪酒食褻嬖也與知防防禁放溢也平公聞義則服揚觶舉爵于君也禮揚作賡揚舉也賡送也揚近得之毋廢斯爵欲後世以為戒畢獻獻賓與君也此爵

遂因杜蕢爲名杜蕢或作屠蒯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鼓猶奏也謂燕奏鍾樂此賓初入門奏肆夏也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故知燕于寢也平公呼蕢而進之曰向者汝酌三酌是汝之心或開發于予予望汝有諫是以不與汝言也尚書云甲子昧爽至于殷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死是紂甲子死也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旣伐昆吾夏桀二者同誅昆吾旣亡郊亡明桀亦亡郊被放也謂是嬖褻之臣唯欲行燕會貪求一飲一食忘君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也謂之杜舉表明此爵實杜所舉也案左傳昭公九年文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

互相足也

皇氏曰非刀也是共非不也杜蕢言各憂其事宰夫不以刀也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至于今謂記錄之人至于今爲記之時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爲喪臣之禮于服則衰經于膳則不舉于樂則弛縣以至與斂往弔莫不盡禮是以柳莊之卒衛獻公不釋祭服而往祔叔弓之卒隱公不與斂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君子非之然則悼子之未葬平公飲酒至于鼓鍾其可乎此杜蕢所以升酌而譏之也非杜蕢不能改平公之過于羣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蕢之善于後世矣蓋杜蕢之所存者忠也所敢爲者勇也平公之知悔者智也不掩善者義也皆禮之所與也然平公賢孟子而終于不可見尊亥唐而終不與共治則所謂智而且義者蓋亦勉強之而已左傳謂杜蕢責樂工以不聰

責嬖叔以不明責己以不善味其言雖不同其實一也噫
三代之季賢者陸沈多矣及不得已然後出而見于世故
讓爵見于屠羊非書見于斲輪守官見于虞人商歌見于
飯牛則善諫見于宰夫不爲過矣

李氏曰先王之于事無非教也子卯不樂以桀紂之所以
亡子卯不哭以湯武之所以興以爲哀樂之戒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
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
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
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
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鄭氏曰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諡者行之迹有時
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公也衛國有難謂魯

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
班制謂尊卑之差也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請君諡臣之諡法生存之日君呼其名
今死將葬故請所以諡行爲之作諡易代其名者案諡法
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
則能惠能貞故鄭云文足以兼之

嚴陵方氏曰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非博聞者不能故曰
不亦文乎班制者班言上下之序制言多寡之節脩其班
制故可以與四鄰交故衛之社稷得以不辱班制古所有
也文子特因其壞而脩之耳

廬陵胡氏曰春秋書歸粟譏人臣私惠作福文子不佐其
君賑窮而私爲粥不可也以死衛君子經傳不見據史鮪
勸文子執臣禮則文子嘗不臣矣文子欲葬瑕丘恐不能

脩班制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鄭氏曰駘仲衛大夫石碯之族六人莫適立故卜爲後者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得吉兆也石祁子心正且知禮孔氏曰此一節論龜兆知賢之事沐浴佩玉則兆其掌卜之人謂之也所以有卜者昭公二十六年左傳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居親之喪必衰經憔悴安有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

長樂陳氏曰五人者有意于得而不兆祁子無意于得而兆故衛人以龜爲有知蓋溺于利而忘義蔽于情而忘禮者人謀之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違篤于義而不謀利事于

禮而不徇情者人謀之所與而鬼謀之所從豈非所謂天地自然之道人事必然之理哉

歐陵方氏曰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以沐浴矣玉藻曰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以佩玉矣若夫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上忘孝于親下忘禮于身也其可乎唯石祁子不忍爲之宜乎龜之獨兆也龜之獨兆于祁子非龜爲有知也以人情願其爲君故鬼神依人而行耳所謂兆言得吉兆也若周官大卜之三兆卜師之四兆是矣蓋謂灼師龜罍也然兆亦有凶卜者以求吉爲主故經以兆言吉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

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鄭氏曰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莫養於下謂地下也子亢度諫之不能止以言拒之已猶止也果決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殉葬非禮之事

嚴陵方氏曰以生者而從之于死則傷乎不仁于死者而養之以生則傷乎不知非君子之所當爲也子亢以義拒之不亦宜乎宰即家大夫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鄭氏曰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

孔氏曰此一節論孝子事親稱家有無之事啜菽以菽爲粥而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也雖速葬無槨材但以不棺斂

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此之謂禮

唐陸氏曰菽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菽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于親以其所以養則養在志不在體以其所以葬則葬在誠不在物苟養在體不在志則雖三牲不足以爲孝葬在物不在誠則雖醢醢百甕不足以爲禮若然則富者不足矜貧者不足傷要在自盡而已

嚴陵方氏曰子路于生曰養于死曰禮則知所謂禮者喪葬之禮言喪葬則知所謂養者亦無非禮矣語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矣孔子又變養言孝者主盡其歡言之也盡其歡者存乎情故以孝言稱其財者存乎物故以禮言啜飲止以菽水言之者菽不若稻粱之甘水不若酒醴之美則以見盡其歡者在乎養志不在養口體而已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甘寅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二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鄭氏曰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于衛欲賞從者以懼居者柳莊言從守若一言有私則生怨勒紉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故鄭言懼居者獻公出奔復歸並見左傳

長樂陳氏曰楚昭王之賞從亡而及于屠羊說晉文公之賞從亡而辭見守藏者衛獻公之厚從亡而及郊將班邑是皆徇於私而不知公蔽於邇而不知遠也蓋居者守君

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勒其勞逸雖殊而功之所施則一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臧武仲曰衛君之奔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

嚴陵方氏曰獻公之反國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則是私于從已之昵而忘保國之大矣豈所以合天下之公義哉羈以絡馬勒以控馬以其從君而奔故以執羈勒言之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祔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鄭氏曰革急也請於尸急弔賢者也脫祭服以祔臣親賢也所以以此祔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祔以斂裘縣潘邑

名所以厚賢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寢疾其家以告公報之曰若疾急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祭事雖了與尸爲禮未畢故再拜稽首請于尸也案禮君入廟門全爲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作記者之言也案士喪禮君使人祔不云祭服祔臣今以祭服祔故鄭云親賢也得以祭服祔者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以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祔也又士喪禮君祔衣不用襲爲近尸事襲大斂得用君祔鄭云凡祔以斂者謂庶祔以小斂君祔以大斂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書衛遣弒而後入罪其黨甯喜與弒也豈弒逆之人能親賢如此乎必不能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

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鄭氏曰婢子妾也尊己不陷父于不義記者善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病時失禮也尊己乾昔子名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將死不忘乎利人小人將死不忘乎利己故成子高之寢疾則擇不食之地以自葬孟僖子之將死則明仲尼之道以教子曾子之將死則稱君子之道以教人此不忘乎利人者也魏顆之病欲以妾為殉陳乾昔之病欲以婢夾己此不忘乎利己者也乾昔之子終不從其亂命其過秦康公遠矣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鄭氏曰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

日辛巳有事于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千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孔氏曰此一節論卿卒重於繹祭之事去其籥舞以吹籥有聲也廢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也廢置也鄭引宣八年公羊傳文

長樂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日不可以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君子以為非禮嚴陵方氏曰正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繹者如繹絲然以其續之而不絕故也祭禮為吉卿卒為凶然正祭不可廢也故卿卒不繹而已猶者可以已之詞

廬陵胡氏曰此一節全錄春秋知記禮者駁雜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

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鄭氏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謂下棺于槨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也時人服般之巧魯有初初謂故事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爲鹿盧下棺以絰繞天子六絰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言視豐碑者時公室僭天子也三家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絰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絰二碑士二絰無碑以與已字本同母無也噫不寤之聲

孔氏曰此一節論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公輸若之族人公輸般請爲轉動機關窆而下棺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魯有初始舊禮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王制視公侯視伯視子男是也豐大也案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今謂用大木爲碑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于此空間着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絰即紼也以紼之二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也周禮大喪屬其六引故鄭知天子六絰又喪大記云君四絰二碑故知天子四碑也旣云六絰四碑明有一碑兩紼者故知上下重着鹿盧止言前後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槨前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槨于其方中南畔爲羨道以輿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輶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于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

于槨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緯也三家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也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所立表木即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故鄭云四植謂之桓古者以已一字本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二字之義始異嘗試也言殷欲以人母嘗試已巧事誰有強偏于汝而爲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曰其母以人母嘗試已巧則於汝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汝有病公肩假乃更噫而傷嘆於是衆人遂止

嚴陵方氏曰斂其尸謂之斂斂其壙亦謂之斂此所言斂即斂其壙而已封其墳謂之封封其坎亦謂之封此所言封即封其坎而已

臨川王氏曰言公室視豐碑見下陵上僭成俗人不復以

僭爲非矣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旣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鄭氏曰郎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遇見也君子謂卿大夫鄰重汪錡鄰鄰里也重皆當爲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錡鄰或爲談春秋傳曰童汪錡魯人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爲斂葬

孔氏曰此一節論童子死難之事魯人公叔禺人逢國人走辟齊師以奔走之罷兩手負杖于頸走入城保以辟齊師困而止息禺人言以徭役使人病困以賦稅責民煩重

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於理不可既言之矣乃踐其言與鄰之童子汪錡往赴齊師而死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以成人之喪治之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言其可也

臨川王氏曰以此知先王制禮大為之防而事有常變不可以常禮制之者可變而從宜也小德出入可也

長樂陳氏曰遇入保者息則左傳見保者泣是也使之雖病則事充是也任之雖重則政重是也使之病任之重則無以安民君子不能為謀士不能死則無以禦敵無以安民其害小無以禦敵其害大此公叔禺人所以息而言之也君子之於人視其行不視其年年雖壯而無成處之以童可也鄭忽之狡童昭公之童心是也年雖穉而有成處之以成人可也汪錡之勿殤是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鄭氏曰贈送也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處猶安也居者主於敬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敬祀墓之事若有君事去國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君言不宿于家過墓謂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于恭敬故或式或下也

嚴陵方氏曰去則哭墓反則展墓所以存乎愛蓋行者之禮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所以存乎敬蓋居者之禮也行禮者所適必遠而易有所忌故在存乎愛居者于時為久而易有所忌故在存乎敬此二子之言所以異乎行故曰贈居故曰處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與充人所

謂展牲之展同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
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韋弓又及謂之
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
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鄭氏曰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魯昭八年帥師
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
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于時有吳
師陳或作陵楚人聲也商陽仁不忍傷人弃疾以王事勸
之斃什也韋韜也揜其目不忍視之也朝燕于寢大夫坐
于上士立于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
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孔子曰有禮焉善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殺人有禮之事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爲

官名弃疾楚共王之子後立爲平王案昭十三年左傳
向云弃疾君陳蔡苛慝不作楚人善之因號陳弃疾也蒙
語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子射諸是可爲句也朝
之與燕皆在乎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
燕朝在于路寢則大夫坐于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升
堂則坐矣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于寢又燕禮獻卿
大夫之後西階上獻士無升堂之文是士立于下也鄭註
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謂兵車參乘之法案宣公
十二年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云左射以敢
是射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
者在中此謂凡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
左戈盾亦在右故成二年鞏之戰卻克爲中軍將流血及
屨未絕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卻克矢貫其肘左輪

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兵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註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載耜于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言殺人之中有禮則韋弓揜目等是也案左傳戎昭果毅獲則殺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者傳之所云謂彼勅敵與我決戰雖及胡考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爲有禮臨川王氏曰春秋末世諸侯無義戰士庶人不幸而在軍旅之間聞君命既不可廢爲之強戰則又爲愈下不仁如商陽者可也是以孔子善之

長樂陳氏曰從君之大義而忘己之不忍君子之所不爲行己之不忍而廢君之命君子之所不敢楚工尹商陽追吳師而射之每斃一人則揜其目其所不忍仁也不廢君之命義也禮者仁義而已此孔子所以謂之有禮也大夫于朝則坐于燕則與故其責重士于朝則立于燕則不與故其責輕商陽所殺止于三者姑以成禮而已然則朝坐燕與爲商陽者如之何曰彼必陳善以閉邪引君以當道有所不戰戰之所以止戰有所不殺殺之所以止殺庸有不義之舉哉商陽以楚爲不義而不去何也君子去處有道廢興有命天下皆齊也陳文子去齊孔子不以爲仁天下皆魯也柳下惠不去魯孟子不以爲非聖然則天下皆楚也商陽不去楚君子豈以爲非禮哉

嚴陵方氏曰手弓猶公羊傳所謂手劒蓋以手執之當手

弓之職則可以爲手弓之事故曰子手弓而可

廬陵胡氏曰韋弓不欲重傷殺敵爲果易之戮也商陽殺敵不果而云朝燕不與又以私怨懟其君安得爲有禮蓋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而已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舍使之襲

鄭氏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廬諡宣言桓聲之誤也請舍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孔氏曰自此至悔之一節論諸侯失禮之事

廬陵胡氏曰曹伯廬卒于師見春秋經此云會誤矣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鄭氏曰在魯襄公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請襲欲使襄公衣之荆人欲尊康王故強之巫祝

桃荊君臨臣喪之禮

孔氏曰荆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

長樂陳氏曰荆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君之事臨荆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耶秦王屈趙王以缶而有鼓瑟之辱夫差屈句踐于會稽而有姑蘓之恥亦其類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只書子此稱王記禮者誤也又曲禮云夷狄雖大曰子此乃稱王首尾矛盾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鄭氏曰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

介副也郊勝之近郊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于懿伯難惠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政君命所為故惠伯強之乃入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子叔叔是其氏云子叔者子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讎恒為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防備不復在已故難之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今既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讎不行公事也案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六從兄弟故敬叔呼惠伯為叔父呼懿伯為五從祖嚴陵方氏曰昔孔子對子夏問居昆弟之讎則曰銜君命

而使雖遇之不鬪夫叔父之親與昆弟等耳惠伯處之以此豈不冝哉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鄭氏曰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象曾子言行弔禮于野非也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允梁即殖也肆陳尸也大夫以上于朝士以下于市執拘也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孔氏曰此一節論蕢尚不如婦人得禮之事周禮鄉士職

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是陳尸曰肆鄭註謂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大夫既于朝士則于市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云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是也天子士宜在朝與諸侯大夫同嚴陵方氏曰與人交于喪尤欲其至故弔又音的而訓至若夫弔人于道路之間者禮苟從簡事苟從便而已豈所以用其至哉蓋非禮之禮君子固不以加于人然亦未嘗受之于人焉此曾子所以言贊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幬諸侯輅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鄭氏曰贛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輅車所謂紼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猶尚也有若以臣況子也輅殯車也畫輅為龍幬覆也殯以棹覆棺而塗之所謂敷塗龍輅以棹也諸侯輅不畫龍榆沈謂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于引輅車滑也廢去也紼繫于輅三臣於禮去輅今有紼是用輅僭禮也殯禮大夫鼓置西序士掘埵見衽顏柳止其學非禮也

孔氏曰此論諫哀公不得學僭禮之事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故以正禮而言天子之殯載柩于龍輅累材作槨而題湊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輅形庫下不似龍唯輅與龍相類故鄭知畫輅為龍也諸侯以輅載柩不畫為龍亦累木為槨設木於上以幬之不為題湊直橫木覆之亦泥塗其上為有榆沈故須設撥今三臣者僭禮

廢輶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輶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也喪大記大夫二縛二碑是大夫有縛縛即紼又註既多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輶是有輶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輶用輶僭禮不同者此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輶紼唯殯時用軼軸不得用輶紼

嚴陵方氏曰三臣既知輶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可設是竊禮之不中者也哀公以小子之喪乃欲學之宜乎顏柳之諫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諸侯無槨設幃而已故曰天子之殯最塗龍輶以槨加斧于槨上畢塗無蓋曰天子之殯龍輶以槨則諸侯無槨可知先儒謂亦累木為槨特奏非是榆性堅忍所謂不剝不沐十年成穀是也然以性沈難轉亦所

載沈也故設撥撥雖不可知然謂之撥則以撥輶可知鄭氏謂撥所謂紼非是案喪大記大夫二縛二碑廢輶用軸而設撥故曰竊禮之不中者也

廬陵胡氏曰幃不以槨而覆以他物廢輶欲竊禮設撥則不中禮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鄭氏曰悼公母哀公之妾妾之貴者為之總而有若譏而問之哀公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孔氏曰此一節論哀公為妾著服非禮之事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總以哀公為妾著齊衰服故舉大夫貴妾總以對之耳哀公文過謂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為我妻不得不服也

禮記集說卷二十一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
不以其罪予朋友不以其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
葬後難繼也

鄭氏曰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成邑宰或氏季犯
躐也申祥子張子庚償也臯恃寵虐民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事高柴字子臯論語作子
羔古字通用子臯見申祥請償故拒之云孟氏不以其犯
禾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自爲奢暴故也朋友不以其犯
禾之事離棄於我以其小失非大故也斯此也以吾爲邑
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清儉太過後人難繼續也

嚴陵方氏曰恃己之貴而虐民之賤非所以爲仁殉己之
利而忘民之害非所以爲恕不仁不恕且長民於邑焉則
天下之公法不容而在所罪矣豈必孟氏罪之然後爲罪

哉天下之公義不與而在所棄矣豈必朋友棄之然後爲
棄哉子臯昧於此宜慮後之難繼焉所謂順非而澤也孟
氏執政者也故以法言罪朋友同等者也故以義言棄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
服也

鄭氏曰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于君也違去
也以其恩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之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
不同之事也故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臣雖仕未得祿而
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祿者同也違謂三
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雖去仕他國而所仕者敵則
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國而
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

臨川王氏曰經言君有饋焉而解之曰有饋于君似非也且臣之饋君謂之獻豈問有祿未有祿乎

長樂陳氏曰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焉則賓之而弗臣此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違而君薨弗服則在國而君薨爲之服矣山陰陸氏曰未純於臣故雖君饋之猶曰獻雖違之他邦弗爲君服

李氏曰立於其朝矣命之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此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饋焉則不以主君言賓而不臣也賓之故有獻而無賜不臣故有聘而無召蓋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故玉府之職曰掌王之獻王是王有獻

賢之禮也書曰師錫帝又曰錫汝保極是下有錫上之辭

以下尊上謂之貴貴自上尊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康誥亦曰爾事服休服采諸侯之於賢猶不可以不事之況得而臣之乎

虞而立尸有八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鄭氏曰諱辟其名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謂不復饋食于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舍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禮未葬猶生事之以脯醢奠于殯宮又于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謂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器物几杖如平生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下室遂無事虞用祭禮故立尸以繫孝子之心未葬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大斂之奠但有席而已亦

無凡也至虞祭更立筵與凡相配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經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凡是也此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凡故周禮司凡筵云喪事素凡鄭註謂殯奠時也既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為始也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路門庫門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則至臯門也凡諸侯則臯應路

嚴陵方氏曰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上言生則知鬼之為死下言鬼則知生之為人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鄭氏曰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偏諱之事

嚴陵方氏曰夫子曰不在顙與而在蕭牆之內若此則言

在不稱徵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若此則言徵不稱在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橐韋

鄭氏曰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赴謂還告于國以告喪之辭言之也橐甲衣韋弓衣兵不戢示當報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軍敗當報之事案左氏傳禍福稱告崩薨稱赴但露其甲弓故曰不戢

臨川王氏曰禮者將以恩止爭且務脩已而不責人不載橐韋如鄭義則禮亦悖矣

長樂陳氏曰兵法曰若師不勝取過在已即周官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臣之取過在已也禮記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君之取過在已也秦穆公之敗于殽素服郊次向師而哭蓋其遺禮歟車必曰赴車若告喪也赴車不

載橐龔示不忘戰也雖然合義則動非義則止豈若焚舟破釜沈船寘膽以干戈相尋而示其必死者乎故梁惠王欲報齊楚孟子教之以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然後及于制梃也

嚴陵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凱則其敗謂之憂亦宜矣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則以喪禮處之也必于庫門之外者以近廟門故也蓋師之出也受命于祖及其無功則于祖命不能無辱矣故近廟門則哭之赴車蓋自軍告赴于國之車也凡告喪曰赴車以告喪爲名則與素服同義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鄭氏曰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

孔氏曰此一節論哀先人宗廟毀傷之事左傳云人火曰

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春秋書新宮災諱火耳災非人之所能爲也即書火其所以備火之道不盡也

李氏曰言新宮不言宣公不忍言也春秋書新宮災謂天火也謂人火則不恭大矣故內火皆書災然實人火之也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鄭氏曰夫子怪其哀甚故式而聽之而曰然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

孔氏曰此一節論苛政嚴於猛虎之事壹似重有憂者壹者決定之辭也

嚴陵方氏曰虎之害人也機罟檻穽所能制之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械焉虎之害人也深宮固門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揚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式而聽之則與式凶服同義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鄭氏曰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下賢也周豐曰不可辭君以尊見卑也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

則辭已止也重強變賢也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故使人問焉周豐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滅無後之地也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涖臨也孔氏曰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當以禮義忠信爲本之事哀公言虞夏施何政教而得如此敬信于民豐言民之從君在君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無益故殷周作誓作會而民始疑畔苟誠也人君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質慤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令堅固結之民其不散離貳乎周豐此言欲哀公身行誠信而已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皆是毀滅無後者案昭三年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別也鄭

註會謂盟者以下云民疑而司盟有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以會爲盟也尚書夏啓作甘誓左傳云夏啓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而此言殷周者據身無誠信徒作盟誓而民始離畔者耳非謂殷周作誓會也若啓作甘誓禹會塗山皆身有誠信於事善也又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

長樂陳氏曰黃帝之於廣成湯之於伊尹請必下風聘必三幣豈以一辭而止哉此其樂善不倦者也魯哀公之於周豐執摯請見一辭之以不可則止焉使人問之而已其視樂善不倦者則有間矣墟墓之間社稷宗廟之中無情於感民而民哀敬殷人作誓周人作會有心於制民而民畔疑也蓋誓生於不信會生於不敬不信而誓之使信則

民始畔不敬而會之使敬則民始疑周豐之言凡欲哀公修敬信以感民而已論語孔子對哀公以孝慈則忠臨之以莊則敬與此同義禹之伐苗有誓塗山有會此言作於殷周何也蓋有其事者未必作其法作其法者未必始其事夏之前未嘗無貢至禹則作貢孔子之前未嘗無春秋至孔子則作春秋則作誓作會蓋亦作其法而已

嚴陵方氏曰夫虞夏之得天下也以禪殷周之得天下也以爭禪則出於自然故信未施而民信之且無異乎墟墓之間民之自哀也敬未施而民敬之且無異乎社稷宗廟之中民之自敬也爭則出乎不得已故誓雖作而反以起民之畔會雖作而反以致民之疑而已且畔固甚於疑也畔其言未足爲甚疑者衆於是爲甚焉禮義忠信誠慤之心則敬之道所自出也固結之則以誓會而已苟無是心

以涖之則結之者雖固民亦解而散矣凡物結之則聚解之則散惟其結之而聚故可解之而散若夫有以涖之則無所結也亦不可解矣

清江劉氏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誓會皆當出於天子耳殷既衰諸侯專誓周既衰諸侯專盟馬氏曰先王之制法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有不聽者可以棄矣而猶有誓以致其戒故大司徒之制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其教之如此之詳其治之如此之備有犯命者可以刑矣而猶有盟以聽其政故司盟曰盟萬民犯命詛不信者此有以見先王仁之至也是以殷周之盛時以禮義道民故其民始於無犯非禮而終於無思犯禮誓可以已矣而猶不敢忘以忠信遇民故其民始於不敢欺而終於不忍欺盟可以已矣而猶不敢廢此有以見先王智之盡

也方其俗之成如此則盟誓之助於教豈小補哉及其末也無善政以使之遠刑罰而徒作誓故曰民始畔無德教以使之畏鬼神而徒作會故曰民始疑蓋誓之以禮義盟之以忠信末也不修其本而一之於末故民其有不解乎本末無不備然後可以爲治

山陰陸氏曰誓會前此矣而殷周作意於此故民于是始疑畔

延平黃氏曰盟誓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輔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而盟誓獨行於天下此民所以疑畔廬陵胡氏曰魯之失民久矣政在三家數世矣而哀公方且患之晚矣

後學 成德 校訂

